阿哥不入赘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Chapter_1
- Chapter_2
- Chapter_3

Chapter_1

阿哥不入赘,古代言情小说,世纪文学>>>小说下载！！！ 世纪文学->书库首页->阿哥不入赘加入书架 | 推荐本书 | 返回书页

阿哥不入赘

作者：子纹

楔子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尾声

后记

楔子

上书房外站著几个十二、三岁的男孩，此刻正嬉闹的谈笑著。

「这次选秀女要不要去看看?」十三阿哥轻快的问。

「若皇阿玛和皇玛嬷首肯的话，去看看应该没什么关系吧!」回话的是十二阿哥。

「你们几个小鬼在做什么?不怕皇阿玛来撞见吗?还不快回去念书。」

听到上书房内传来的声音，几个年纪轻轻的阿哥立刻作鸟兽散。

上书房内坐了三个二十岁上下的年轻男子，个个俊杰不凡。

「有必要对他们那么凶吗?」坐在案前翻著书本的胤祺懒懒的问。

「每天都叽叽喳喳的，看了就讨厌!」一向没什么耐性的七阿哥胤祐返身坐回自己的位子上。

胤祺淡淡一笑，「他们也不过是在说选秀女的事。」

「选秀女关他们什么事，要烦也是我们烦吧!」胤祐啐道。

每三年固定在八旗内部选一次秀女，这可是朝廷的大事，而这次与他们几位阿哥关系格外密切。

因为他们已届成亲之龄。

「无聊!」冷淡的两个字出自靠著窗台的男子嘴里。

男子有双极有神的眼睛，整个人流露出一股融合霸气与书卷味的矛盾气质，他是深受当今太皇太后喜爱的曾孙子，於早受封诚亲王的三阿哥胤祉。

「这怎么会无聊呢?」胤祐摇了摇头，「选秀女这事挺有趣的。」

胤祉瞄了他一眼，不予置评。

原本在上书房内上课的阿哥已经走得差不多，只剩下平时甚为亲密的三个阿哥，他们很明白，自个已届大婚之期，只不过真正欣喜的似乎没几个。

「选完秀女後，皇阿玛要出巡。」胤祉像是想起什么似的说。

「对啊!说是要南巡河务与漕运。」胤祺用手托著自己的下巴，「老三你在想什么?」

瞄了他一眼，胤祉没有说话。

「我听说在江宁有个德亲王极力反对胤礽!」胤祺的口气像是谈论天气一般无害，像是不明了胤祉与胤礽的兄弟情深，只要能助其巩固权力地位，他同戍守在外的胤禟都会不辞万死。

胤祉站了起身，没有回话就走。

「诚亲王，要帮忙就说一声，独自出宫很危险的。」胤祺的声音传来，不过依然没有回应。

胤祉没有回答，迳自走了。

「老三真的要去南方?」胤祐的口气隐约透露著些许的兴奋。

胤祺不以为然的瞄了他一眼，「你还是别跟去，去了只会坏事。」

「你说什么?」人高马大的胤祐大眼一瞪，活像要吃人一样的可怕。

「我要去跟皇玛嬷请安，先行一步!」胤祺看苗头不对，连忙拔腿就胞，他可聪明得很，没时间留在这里被揍。

而选秀女一事，在户部的安排下，如火如荼的展开

第一章

腊月二十四日，宿迁镇家家户户都认真的在进行彻底清扫，人们都兴奋的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

每个人看来都很开心，但可不包括她。

一名俏丽的女子身穿短衣，背上斜背著一把弯刀，疾步的走在热闹的人群中，刀穗在风中飘摇著，一脸生人勿近的神情。

「伊伊表妹!」

听到身後那病痨子的声音，章绮伊忍不住对天一翻白眼，走得更快。

「伊伊表妹……」随著那一声声急切的呼唤传来了喘气声，好像传达著那人快死了似的。

章绮伊叹了口气，停下脚步，若真让她表哥有什么三长两短，她娘肯定把她大卸八块。

为了自己的小命著想，就姑且听听他说什么。

「致伟表哥，你一直跟著我来是有什么事啊?」章绮伊的口气有著明显的不耐烟。

卢致伟气喘吁吁的停在她的面前，「伊伊表妹——」他拍拍胸口，久久不能将气给顺过来。

「什么事?」她实在受不了这个远房表哥那副样子，说得好听是温文儒雅，说得难听一点则是弱不禁风。

男人嘛——也不是说他弱不禁风不可以，只不过她最受不了他的，是他竟然怕耗子，每每见到便鬼吼鬼叫。

「姑母要我陪著你。」卢致伟终於说出此行的目的。

「陪我干么?」章绮伊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写著莫名其妙。

她从小在这长大，她阿玛可是鼎鼎大名龙虎镳局的总镳头——章霄汉，哪个人看到她章大姑娘不敬她三分的。

更何况她从小跟著阿玛习艺，凭她的能力，对付些三教九流的人物绝对绰绰有余。

卢致伟不自量力的挺起胸膛，「当然是保护你，你一个姑娘家，独自走在街上总是不安全，更何况年关将近，宵小不得不防。」

「是啊!」她讽刺的看著他，「只是不知道若真遇了事，是谁保护谁啊?」

「表妹？！」他听出她语气中的不以为然，苍白的脸上流露出一丝的羞惭。

卢致伟是很明白自己的能力到哪里，舞刀弄枪那码子事，他确实输了章绮伊一大截。

「天啊!别再用这种口气叫我，你爱跟就跟吧!」拗不过他，章绮伊的手挥了挥，迳自迈步前进。

卢致伟闻言笑了开来，兴奋的跟在她的身後。

他的父母双亡，所以打小便来投靠章家，而随著章绮伊越来越出落得美丽动人，他对她更是自然的心生爱慕。

章家就章绮伊这么一个掌上明珠，原本章霄汉是希望宝贝女儿能够学些琴棋书画、女红之类女儿家的事，偏偏她就是爱舞刀弄枪的，弄得章家二老是一个头两个大。

谁也不会想要娶个泼辣而且什么都不会的女人回家，偏偏女儿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女人。

章家二老还私心的希望，女婿能入赘章家，替章家传宗接代，可女儿这副德行——虽说长得貌美如花，但是长得好有什么用呢?这年头，男人娶妻要娶贤，可不是像女儿这样的。

所以，他们的希望现在全放在卢致伟的身上。

他是文弱书生一个，依章家多年照顾的恩情，要他入赘应该并非难事，更何况他本人也那么中意章绮伊，所以这事就成了众人的默契，不过新娘子本身不知道就是。

章绮伊的身影转进了条小胡同，卢致伟连忙跟上去。

「祝大妹子，你在忙什么?」章绮伊的手出其不意的一抚正低头洗碗的少女的脸蛋。

少女一惊，手中的碗掉了下去。

「你吓死我了!」祝聂芸瞪了她一眼，好险碗没破，不然她可少不了又是一顿排头吃。

虽然一身的粗布衣裳，但依然掩不去她惊人的美貌。

「胆子这么小，这样就把你吓死了!」章绮伊对她咧嘴一笑，轻快的跳坐上旁边的一口井。

「别这样，」祝聂芸惊得杏眼大睁，「小心摔下去。」

「凭我？！」章绮伊哼了一声，「哪那么容易。」

「你——」祝聂芸叹了口气，知道她的性子，自己再多说什么也没有用，於是低下头，继续干活。

「你那娘还真狠，这么冷的天要你洗那么多东西。」章绮伊的口气里有著愤恨不平。

祝聂芸的嘴角扬起一丝淡淡的笑，对於这样的生活，她已经习惯也已经认命了，谁叫她命苦……

「快过年了，这些东西总要清洗。」她轻声的说，声音好听得就如同黄莺出谷。

章绮伊侧著头打量她美丽佼好的侧面，若她是男人，肯定会爱上这般的佳人，偏偏……

「你表哥又陪你来了啊?」祝聂芸这才注意到站在外头的卢致伟。

章绮伊的嘴一撇，「跟屁虫。」

祝聂芸微微一笑，知道章绮伊不喜欢这个表哥，偏偏他似乎挺心仪她，标准的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我听我阿玛说，过了这个年你就要嫁人了是吗?」

祝聂芸闻言，身躯明显一震。

「其实——」她轻柔的开口，「我早就是祝家的媳妇了。」

「那才不算数!」章绮伊将手一挥，从井边跳了下来，「这里的人谁不晓得，你是被抱来当祝家的养女，那祝进三看你长得漂亮，硬是要娶你做娘子，你可以不嫁的，不是吗?」

祝聂芸没有说话，她没有办法逃离这个婚姻的。

当年，因为家中子女太多，父母於是将她送给没有女儿的祝家，原本就是打算等祝家的儿子——祝进三长大，两人就成婚。

这是早就安排好的，她不能也不敢反抗。

「跟我走吧!」拉著祝聂芸的手，章绮伊突然道。

祝聂芸一楞。

「我阿玛有批货要上北京去，我也要去。」章绮伊一脸神采奕奕。

此去北京至少十来天的路程，章大叔实在不可能带个女孩子上路，更何况这人还是他的掌上明珠。

「章大叔同意吗?」她看著章绮伊的眼光有著怀疑。

章绮伊闪躲著祝聂芸的视线。

祝聂芸摇了摇头，看她心虚的模样也知道章大叔并没有同意，一切都是她一相情愿。

这宿迁镇虽不过是个人口七、八千人的小镇，但因地近长江、运河而成了重镇。

章家在这镇上颇有名望，原本章家是汉人，但因为祖先当年对朝廷有功，所以被收入八旗，成了旗人居住在宿迁。

只不过章家到了章霄汉这一代却末出男丁，就生了章绮伊这么一个个性大剌剌的丫头，所以众人都在猜，已届花嫁之年的她，在过了这个年後应该好事将近。

「你就好好待在家里等著嫁人吧!」祝聂芸轻柔的笑说。

章绮伊闻言杏眼大睁，「嫁人？！嫁谁?」

祝聂芸的目光不著痕迹的瞄了站在一旁的卢致伟。

「说什么我也不会嫁给一个怕耗子的男人。」了解祝聂芸的目光射向何人，章绮伊不由得对天一翻白眼，口气不佳的说。

「叫你洗个碗是洗好了没?尽会磨蹭，还不进来给我倒杯水。」

一听到屋内的叫唤声，祝聂芸的脸色一变。

「对不起，不跟你多聊了。」她慌张的跑了进去，然後又是一阵不客气的叫骂传出。

章绮伊皱起眉，实在很想冲进去把祝家大娘那个势利的嘴脸给扯烂，但她知道，冲进去的後果只会使祝聂芸更难做人，所以她忍了下来，深吸一口气，为了防止自己做了什么事害了好友，她只好忿忿的旋身离开。

「我警告你，姑娘我现在心情不佳，所以别再跟著我。」章绮伊对自己的表哥不客气的说。

「可是——」

「别再可是了，我不想听。」她甩头便走，速度之快，让卢致伟措手不及。

www.xunlove.comwww.xunlove.comwww.xunlove.com

这几日，来了几个总督停留在宿迁镇，听说是皇上要在春分之际南巡，算算这已经是当朝皇帝第三次南巡。

皇上每回南巡必亲莅宿迁，使宿迁增添光彩与繁荣。

章绮伊背著弯刀穿梭在热闹的街道，前头突然一阵嘈杂，就见侍卫们将人群给拨开，方便後方的轿子通行。

她一时不察，被一个侍卫给推倒在地，正打算破口大骂，却被人机警的一把捞起，使她不致成为马蹄下的冤魂。

她惊魂未定的抬起眼眸，张大了嘴，不由得傻了，她的救命恩人是多么的英俊。

「没事吧?」对方声音浑厚的问。

她失了声音，只能楞楞的点头。

他放开了她，看著大队人马由远而近再由近而远，深皱的眉头没有一刻松动。

他在生气，她能明显的感觉出他浑身透出的寒气，但她却不知道他在气些什么?

是方才那位离去的大官抑或是她——不过她可能高估了自己，因为他的目光根本没有停留在她身上片刻。

「三爷？！」

章绮伊这才注意到他身旁还跟了个人，那男人也使她惊讶，他足足有她的两倍大，粗壮的体格显示他是个在马背上长大的大汉。

「走!」英俊的男子眼神更显得阴冷，大手一挥，简短下了命令之後，旋身离去。

「喂!」章绮伊见他掉头就走，不由得一惊，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她竟然连自己的救命恩人姓啥名啥都不知道。「你等等，你叫什么名字?」

他们章家人可是有恩报恩的，她急急的追了过去，但他们很快就消失在街角。

她不死心的又找了一会儿，还是找不著，不知不觉天色已晚，她只好死心，闷闷不乐的回家，虽然只有短短的一瞥，但救她的那名男子的长相却清清楚楚的停在她的脑海之中。

www.xunlove.comwww.xunlove.comwww.xunlove.com

除夕到来，人们忙著辞岁守岁，整个镇里一时之间淹没在一片喜洋洋的气氛

章绮伊在自家院子里玩得不亦乐乎，章霄汉在不远处看著自己如花般的女儿。

「致伟啊!」

「是!」一旁的卢致伟听到章霄汉的叫唤，连忙应道。

章霄汉看著心目中的准女婿，慈蔼的问道：「你还记得，伊伊数月前入宫选秀女的事吧?」

卢致伟点了点头，每三年在八旗内部选一次秀女是定规，而章绮伊也到了这个年纪。

「所幸伊伊没有入选，所以过了这个年，姑父就做主让你跟伊伊成亲，你意下如何?」

卢致伟闻言心中先是一惊，然後难掩欣喜之色，「谢过姑父，能得伊伊为妻，是晚辈毕生最大的幸运。」

「可你也知道，你这表妹什么都不会，你要多担待。」

「是!」卢致伟的目光闪闪发亮。

见到他的样子，章霄汉也放心了。

虽然他并不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女婿，但至少可以肯定他是真心的喜欢女儿。

老实说，要不是之前他跟户部的一个老乡打好了关系，以女儿的容貌，再怎么说也不会在第一关就被刷了下来。

「可……」章霄汉欲言又止。

「姑父要说什么，但说无妨!」

「我膝下无子，」章霄汉闻言也不再客气，「所以我的意思是要你入赘章家，这点你可同意?」

卢致伟有片刻迟疑，但一看到章绮伊那张美丽无双的开朗面容，他点了点头，「一切但听姑父做主!」

章霄汉闻言，满意的抚著自己的胡子，「那么，你就等著娶你的伊伊表妹吧。」

「谢姑父。」

「阿玛，」章绮伊蹦蹦跳跳的来到章霄汉的跟前，「你们在说什么，看你们开心的样子。」

「在谈你的婚事。」章霄汉宠爱的摸了摸宝贝女儿的脸。

章绮伊的脸色一沉，「什么意思?」

「过完年，你就跟你表哥成亲。」章霄汉得意的说，「而他也同意要入赘我们章家。」

眼前两个男人笑得开心，但他们似乎忘了问她这个当事人的意见。

「阿玛，你就这么看不起我，笃定我嫁不出去吗?」

「这……」章霄汉一时语结，乾脆摆出做父亲的威严，「总之，你就等著嫁给你表哥好了。」

「我不嫁。」

她的吼叫声使章霄汉的笑容隐去。

「听到了吗?」章绮伊瞪著父亲，「我不嫁给他。」

卢致伟一脸惊愕的楞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转向章霄汉求救。

「这事容不得你说不!」章霄汉的声音里多了些许的严厉，「儿女婚事，本来就是听从父母之命——」

「可是我为什么要嫁给他?」指著卢致伟，章绮伊气得快要跳脚。

「你表哥有什么下好?」章霄汉不悦的反问，「温文儒雅……」

「明明就是只软脚虾，最该死的是怕耗子，我未来的夫君才不会是这个样子。」

「你以为你是什么样子?」章霄汉也火了，「成天打扮得不男不女，就会背著刀到处乱跑，女红、煮食都不会，你以为可以找到什么好夫家?更何况是要人入赘，这更是难上难。」

章绮伊闻言一时气结，她可万万想不到，自己在阿玛的心目中竟然是那么的差劲。

「谁说除了表哥之外没有人要我?」章绮伊一股不服升了上来，气愤难当的嚷著，「你信不信，我现在出去，不用一刻钟，我就可以找到个比表哥强上百倍的人给你当女婿。」

「你以为找夫君是这么找的吗?你这摆明了想气死我!」章霄汉指著章绮伊的鼻子骂。

「我不是想气你，我只是不想嫁个我不喜欢的人，阿玛，你放心!」她信心满满的说：「我有十足的把握。」

语毕，她的身影消失在章家的院子里。

章霄汉一口气还未顺过来，要抬腿追已经失了芳踪。

「这丫头……」看著已经无人的院子，他不由得摇头叹息。

「姑父?」卢致伟的口气有著不安。

「放心吧!」章霄汉拍了拍他的肩膀，「哪有那么容易就给她抓到一个男人当夫君，晚点她就会回来了，我们进去吧。」

卢致伟不放心的看著章绮伊消失的方向，他可不像姑父那么乐观，谁知道气极的表妹会做出什么事呢?

第二章

街道上人来人往，小贩们的叫喊声此起彼落，图的就是希望在今年最後一天多挣几个钱，给家人过个好年。

章绮伊立在寒风中，左右看了看。

她是个迷人的小姑娘，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清亮有神，精神奕奕的模样总忍不住让人多看几眼，凭她的条件，她就不信找不到一个男人入赘。

「走哪里好呢?」她皱起了眉头，说什么她也不要嫁给一个怕耗子的人当娘子，既然如此，只好自立自强了。

就走这里!

她往城门的方向走去，不过这样漫无目标实在是浪费时间，她的目光不时的打量著四周，希望找到个顺眼点的男人。

怎么平常满街的男人，现在却不知死到哪里去，除了小贩和出来添买东西的妇人之外，没几个年轻人，可能是缩在家里等著过年。

最後她的心一横，索性闭上了眼——老天爷，只要随便给她一个男人，比她家里那个强就行。

十步，她就走十步，睁眼看到的男人就是他。

她在心中默数著，踏出第十步的时候，不知道踩到什么，伴著一声惊叫，跌了一个狗吃屎。

她苦著一张脸，张开眼睛，就见面前坐著一只黑色大狗，圆滚滚的大眼睛注视著她。

「老天爷，」章绮伊先是一楞，最後忍不住喃喃自语，「这可不算数，我才不要嫁只狗。」

「哈格!」一声浑厚的男性呼唤，使大黑狗吠了一声，掉头跑了。

章绮伊抬起头，入目的先是一双瘦长健壮的腿，再住上——

这算有缘千里来相会吧?

她忘了自己还狼狈的跌坐在地上，只是楞楞的看著眼前的白衣男子，第二次的相遇，虽然是在这种情况下，但也使她心生雀跃。

可对方看都没有看她一眼，只是拍了拍黑狗的头，大步走开。

「喂!你别走!」记取教训的章绮伊连忙爬了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跟了上去，这可是老天爷赐给她的夫君，她当然不能让他就这么跑了。

不知道是他没有听到身後的声音，还是存心不理会她，总之他的脚步没有迟疑，狗则忠心的跟在他的身旁。

她小跑步的赶上他，伸出手要拦住他时，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人，将她的手给打掉。

「好痛!」章绮伊惊呼一声，抚著被打疼的手。

这次她的声音终於引起了白衣男子的注意，就见他冷淡的打量了她一番，绕过她继续走。

她想要跟上去。

「你做什么?」

一把剑突然横在她的面前，令她缩回自己的脚。

「你干么?」章绮伊怕自己追丢未来的丈夫，火大的瞪著拦路的男人，她认得他，就是跟在未来丈夫身旁那个粗壮的男人，他真的高大到她得拉长脖子才能将他看仔细。

葛理哈打量著眼前的小姑娘，她应该是无害的，只不过她跟著主子的企图不知是什么?

「你为什么跟著我家三爷?」

章绮伊眨了眨眼，「他是你家三爷?」

「没错!」

「那你带我去找他!」她的要求显得唐突且不合理。

「你要做什么?」

「他是老天爷给我的丈夫。」

葛理哈脸色一变，怀疑自己遇上了脑袋不正常的姑娘，他对天一翻白眼，不再理会她，想快追上自己的主子。

「等等我!」若她真那么容易放弃，她章绮伊就不是龙虎镳局总镳头的掌上明珠。

「姑娘，你到底是想怎么样?」葛理哈不很耐烦的问。「今天是除夕，难不成你没家人要陪吗?」

「我当然有家人要陪，但现在我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找到我的夫君!」看来，有随从的他肯定不是泛泛之辈，要他入赘自家可能有点麻烦，不过她有把握，她会说服他的。

「夫君？！」葛理哈这次笑了开来，「我看姑娘你是认错人。」

「我肯定没有。」

葛理哈摇头，「你说的可是我家三爷?」

看著他的表情，章绮伊不由得迟疑，「他不会成亲了吧?」

「还没，不过——」葛理哈将她从上到下看了看，「你是汉人吧?」

「是不是汉人有何关系?」章绮伊皱起了眉头，她不喜欢他语气中所透露出来的感觉。

「我家三爷是旗人。」

「旗人又如何?」章绮伊一副不在乎的模样，「姻缘天注定，既然老天爷把他送到我跟前，他就是我的。」

他家三爷不可能是任何一个人的，葛理哈决定不再理会她，他的任务是保护自己的主子不受任何危险，而现在他让主子离开自己的视线那么久，可不是件聪明的事。

一思及此，他加快了自己的步伐，令他惊讶的是娇小的她竟然轻易的跟上了他，使他要甩开她也不成。

远远的他看见主子已经进了镇上唯一一家还有开门的酒楼，偏偏他让一个丫头给缠住，葛理哈皱起了眉头。

「姑娘，你再不走，可别怪葛某对你不客气。」

「奇怪，我上酒楼不成吗?」章绮伊眼尖的看著自己的目标进了镇上最大的酒楼，她头一甩，迳自追了上去。

「这……」葛理哈无奈的跟了上去。

进了酒楼，她也上楼找了个视野最佳的位子坐下，这个角度正好可以看到白衣男子俊俏的容貌，他的样子足以令见到他的女子心神荡漾。

後进酒楼的葛理哈在白衣男子耳际说了些话，就见他的目光飘向了她……

她对他露出一个笑容。

但他很快的移开视线，继续面无表情的独饮。

这时突然冲进数名黑衣男子，葛理哈脸色一变，下楼应战，就见白衣男子依然神色自若的坐在位子上。

酒楼一下子陷入一团乱，章绮伊站起身，原本打算先离开这是非之地，但见到白衣男子像是没有注意到眼前的危机，一副泰山崩於前不改其色的模样，她的脚步硬是迈不开来。

眼见一双利剑就要刺向他，她立刻将背上的弯刀给抽出，替他挡开致命的一击。

「如果你不是胆子太大，就是个白痴。」她瞪著他，目光恰好与恍若会勾魂的眼眸对上。

这一看使她微微失神，不过周遭的嘈杂没有空让她细细去品味他惊人的美貌。

她拉著他，替他解决了几个黑衣人，但见人越来越多，她开始应付得有些吃力，不得已，她拉著他到窗边。

「你做什么?」他终於开了口。

「跳下去!」她推了他一把，又替他挡了一剑。

「跳下去？！」他瞪著她。

他胤祉岂是贪生怕死之辈，而且那几个刺客，他根本没有放在眼里，这一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丫头，竟然要他逃跑。

「别怕，这又不高。」章绮伊以为他害怕，便安抚他，「有我护著你。」

曾几何时，他要个女儿家护著来了，就在胤祉索的当头，背被人用力的推了一下，他重心不稳的跌出窗外。

下一刻，他人已立在街上，而那该死的丫头也飞身跳了下来。

「走!」她没有给他任何说话的机会，拉著他便跑。

「等等!」他看著被绑在大树上的爱犬，「哈格。」

「命都快没有，还管条狗。」她啐了一声，拉著他闪进一条胡同里，像识途老马似的带著他转了又转，最後转进了一个她自认安全的小胡同，对他做出噤口的手势，「别出声!」

纷沓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再由近而远。

「看来你仇人不少。」章绮伊俏俏的探出身，见四周已经没有人，这才松了口气。

胤祉无言，只是打量著整个人压在他身上的她。原本有些气愤的神情，在看到她真心著急的模样之後，转而透著兴味。

他长这么大，还没有一个女子为他这么奋不顾身过。

身为当今皇上三子，受封诚亲王的他支持当今太子二阿哥——胤礽。一直以来，他所想的便是稳固兄长的太子之位，就像这次南下，也是为了除去反对太子的德亲王，办完事的他会在近日起程回京，以免跟南巡的皇阿玛碰上面。

他知道皇阿玛是个仁慈的人，不会乐见数十位皇子为了皇位而你争我夺，所以有些事还是私下做的好。

而今看到她，他的心情难得的好起来。

「你是谁?」

「章绮伊。」她小声回答，双眸依然精明的观察四周，就怕有人突然冲出来对自己的心上人不利。

胤祉看著她，圆嘟嘟的脸，看起来挺可爱的，他忍不住伸出手捏了捏她的脸颊。

「你干么捏我?」章绮伊没料到他会有这个举动，先是一楞，然後不解的抬头望著他。

他低头与她的双眸对视，就见她的双颊红润，看起来真的好可爱，他露出一个笑容。

他倒不介意晚几天回京，陪这丫头玩玩。他把她拉得更近，嗅著她身上独有的女人香。

她一惊，脸颊因为他的亲近而更加艳红，也为他这突然转变的态度显得手足无措，她慌张的想要抽身……

胤祉轻而易举的就拉住她欲跳开的身子。

「怎么?」他的声音中有著嘲笑，「你方才可不急著走。」

虽说她一向大而化之，但男女授受不亲这道理她可是懂的，章绮伊的眉头微皱了下。

「如果让人看见了，可是会有闲言闲语的。」这男人的手抓得她老紧，但她实在也不必急著甩开他。

反正她决定了，这个英伟的男子就是她的夫君，所以给他碰一下应该是无害的。

「可这里没人!」他的声音低沉，企图蛊惑人。

她抬头看著他，他似笑非笑的唇角令人动心，有生以来第一次，她章绮伊对一个男人心生悸动。

她的目光左右看了看，这里是没有人，她不著痕迹的往他的怀中靠，这温暖的感觉也是她从未感受过。

胤祉顺势将她揽近，将她牢牢的困在自己的怀中，双唇坚定的覆上她的，他很久没有尝到这样香甜的味道。

她愕然，被他突如其来的热情给吓住，她连他的名字都还不知道，他竟然这么放肆对她。

她立刻挣扎。

他却不愿放开对她的掌握，将自己狂野的情欲收起，转为温柔而深入的热吻，不著痕迹融化了她的抵抗。

她该阻止他，但她双手忍不住的攀住他宽阔的肩膀。男人和女人在一起就是这样吗?她有些目眩神迷的想。

「你真令人著迷。」胤祉没想到一个简单的吻就令自己冲动的想要占有她，这种经验是前所未有的。

她依偎在他的怀里。

「你不怕耗子吧?」她柔声的开口问。

这么杀风景的问题，差点使胤祉笑出来。

「什么?」他怀疑是否是自己听错了。

「你不怕耗子吧?」她抬起头，一双柔情似水的瞳眸对上他漆黑有神的双瞳，再问了一次。

这次，胤祉真的忍不住的笑了出来，「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因为我不要嫁给怕耗子的男人。」

他侧头打量著她的俏脸。

「我有说要娶你了吗?」他反问。

他的话实在有些令人面子挂不住，她嘟起了红唇。

「你可别忘了，我救了你!」她推开他，口气严肃了起来。「而且你还在光天化日之下吻了我。」

胤祉淡笑，他承认自己吻了她，且他不介意再多来几次，但他可不记得他有拜托她救他，方才是她自己太好管闲事了。

「然後呢?」他凝视著她，眼底满是趣味。

她皱起眉，「然後?然後还不够清楚吗?你该以身相许。」

这次胤祉大笑失声，他一把抓过她，再次吻住她，她的味道很好，他很喜欢，只是她的脑子似乎有些不正常。

「别笑这么大声!」她的小手著急的捂上他的嘴，「你想害我们都没命吗?我一个人可无法应付那么多坏蛋!」

他抓下她的手，轻吻了下，轻佻的问：「你怎么那么肯定他们是坏蛋，而不是我?」

「你不是坏人!」她语带肯定。

「为什么?」

「直觉!」她给了个令人喷饭的答案。

「你真是太可爱了。」她使他不停的笑，他都忘了自己已经多久没有这么开怀过。

胤祉的笑声将葛理哈引来，他的身後多了好几个高壮的男子。

看到主子的笑容，葛理哈著实一楞。

十二岁时，他便进宫成了三爷的「哈哈珠子」，汉语的意思是皇子的随侍幼丁，印象中，他没见主子这么开怀过。

「三爷，你没事吧?」纵使惊讶，但他依然尽责的问。

胤祉松开了怀中的章绮伊——

「没事!」转过身，他又回复成那冷漠的诚亲王。「人呢?」

「都抓起来了!」葛理哈恭敬的报告，「现在关在三希堂。」

胤祉闻言，立刻迈步离开。

「喂!你就这么走了吗?」章绮伊忙不迭的跟了上去，「你还要跟我回去见我阿玛、额娘。」

他瞄了她一眼。

「你别害臊，丑媳妇总要见公婆……你不要拉我!」章绮伊挥掉葛理哈的手，继续说：「更何况你长得这么英俊，我阿玛、额娘肯定会满意你的。我阿玛可是鼎鼎大名龙虎镳局的总镳头，你入赘章家，不会委屈你的。」

葛理哈闻言倒抽了一口冷气。

好一个大胆刁妇，竟然要堂堂诚亲王入赘，更别提主子可是深得当今太皇太后喜爱的阿哥之一。

最近皇宫里可是为了替王子寻得一门好亲事而闹得沸沸扬扬，而这个平空冒出来的丫头，竟然如此胡言乱语。

「我又不是要你跟我成亲，你的反应毋需这么大吧?」看了葛理哈一眼，章绮伊不以为然的说。

「你——」葛理哈真的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就见胤祉直直的看著章绮伊，然後嘴角缓缓上扬，最後再一次的大笑出声。

「有趣!」他用力一个击掌，「有趣，入赘，你——竟然要我入赘？！」

不知为何，他的笑声好像她是个白痴似的，章绮伊不解的望著他，但还是坚持己见。

「当然!我救了你一命，你娶我……或许该说，入赘我章家也是合情合理的，不是吗?」

「这当真是天下第一大笑话!」胤祉这次也顾不得属下在场，迳自长手一伸将她给揽进怀，「龙虎镳局是吗?」

他的笑令她觉得不安，但她还是硬著头皮点了点头。

「很好!」他不顾众目睽睽，低下头又给了她一个吻，然後放开她，转身离开。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别说章绮伊不明白，就连葛理哈也是丈二金刚摸不著头绪。

「喂!你别走啊。」章绮伊回神之後，连忙快步跟上。

胤祉也特意放慢自己的脚步，让她和他并肩而走。

一路上，就听她不停的在说服他入赘章家的种种好处，连跟著大队人马出了镇都不知

第三章

章绮伊还真不知道在镇外有这么一栋雕梁画栋的豪宅，壮观的大门上题著——三希堂。

她站在大门口，被宏伟的建筑给震慑住。

「不进来吗?」胤祉注意到她减缓的脚步。

「别告诉我，你住在这里。」

他点了点头。

她突觉青天霹雳，这样出身的男子，怎么有可能会答应入赘呢?她的眼珠机灵的转了转。

上天似乎跟她开了个玩笑，她是要找个赘婿，可不是要嫁入豪门啊!

偏偏……她偷瞄了胤祉一眼，她还挺喜欢他的，这可麻烦了，毕竟她实在没时间说服一个不可能入赘她家的人。

「我先走一步好了!」想想，她还是别留在这里的好，但她的脚步才移动，手便被人攫住，她微惊。

「人都来了，怎么不进来坐坐呢?」他的手劲不大但却坚决，他看著她淡笑，柔声哄著。

她不由得看他看得傻了，奇怪，初见时怎么她一点都没有发现，他的五宫有股迷惑人的邪气呢?

「进来啊!」他拉拉她的手，语气多了一丝催促。

她咬著下唇，心一横，反正既来之则安之，而以她的武功，要摆脱他一个文弱书生不会是难事。

「好!进去就进去。」章绮伊一副慷慨就义的模样，率先走了进去，「难不成我还怕你。」

就算这个男人多么大有来头，她也得试试才行，不然过了这个年，她真得要嫁

「三爷?」葛理哈有点搞不清眼前的情况，看著王子近乎痴迷的看著那女子的身影，他直觉得奇怪。

那女子长得是不错，但比她漂亮的大有人在，主子却明明白白的透露对她的兴趣……他不懂。

胤祉在葛理哈的耳际低语了几句，就见葛理哈的脸色大变。

「三爷——」

「去安排便是!」胤祉几个大步便跟上章绮伊，徒留葛理哈站在原地一脸的苦恼。

他是管不著主子在宫外与其他女人扯上关系，只不过过一阵子就要大婚的人，似乎该要检点一些才是。

当然这些话，他是打死也不敢说出来，纵使跟在主子身边多年，看他从一个小小阿哥到今日的诚亲王，主仆有分的观念已根深蒂固的存在他的脑袋中。

对於主子的安排，葛理哈也只有交代下去，要下人迅速清出一间房给那位奇怪的姑娘。

就在章绮伊手足无措的站在回廊处，看著四周之际，胤祉出现在她的身旁，还亲密的拉过她的手。

「来这里!」他柔声的说。

看著他，她心中的不安稍减，听话的被他牵著走。

三希堂内的梅树开得正盛，虽说章家在宿迁是大户人家，但看到眼前的美景，章绮伊还是看痴了。

「好漂亮。」眼前的美景几乎令人移不开眼。

「很高兴你喜欢!」胤祉瞄了一眼，走遍三川五岳，什么样的美景他没见过，但因她眼中的赞叹，他觉得这片梅林果然美。「进来屋子里，天冷了。」

章绮伊被动的让他的大手拉著，进入了他在「苍震轩」的书房。

屋子里此屋外温暖多了，而且桌上已经备好熟茶，等著主人归来。

胤祉放开她，自在的半卧在黄花梨躺椅上，端详著她。

章绮伊没空理会他，一双大眼忙碌的看著四周华丽的摆设，东摸摸、西摸摸。

「怎么，傻了吗?」他带笑的声音传来。

她一楞，将自己的手从一个粉彩象上抽回来，转身看著他。

见他如此自在的样子，她侧著头问：「你是谁?」

「我？！」

「对啊!我告诉了你我的名字，你也应该告诉我你的名字吧?」这么简单的礼尚往来，她才不信他不懂。「别忘了，我救过你!」

「胤祉。」他淡淡的回答。

「胤祉?」她低喃的重复了一次，「姓呢?」

若照实说，她可能会飞奔而去，所以他只简短的说：「罗。」

「罗。」她露出一个浅笑，似乎挺满意自己终於知道心上人的姓名，「这是你家吗?」

他顿了一下，然後摇头，「友人住处，只是借住几天。」

听他这么一说，章绮伊不由得松了口气。

「这么说，你不是什么来头很大的公子哥喽?」

他耸了耸肩，没有回答。

耸肩?代表是还是不是?

她皱著眉头，「意思是——不是?」

他露出一笑。

他的态度令她有些许不悦，但最後她选择忽略的将手一挥，「算了!反正这不重要，我们来谈正事。」

他露出一个佣懒的笑容，「什么正事?」

她心中生起赞叹，这么英俊的男人，就算看一辈子，她也不会腻。

「入赘啊!」她微笑的说。

真是个不知死活的丫头，他懒洋洋的靠在躺椅上，打量著她天真的笑靥，竟要堂堂满清诚亲王入赘?

他拍了拍身旁的空位，用眼神示意她向前。

她听话的坐在他的身旁，腿不经意的与他碰触，这使他的心中滑过异样的情愫。

「你是当真的?」他把玩著她的头发问。

「当然!」她转身面对他，却因为太过用力，让他扯痛了她的发，「好痛!」

他没有安慰只是轻笑，「呆子!」

「你说什么?」她不悦的看著他。

他没有回话，按揉著她的头。

「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很好看，我挺喜欢你的，而且你不怕耗子，」她直截了当的说，「最重要的是我救过你，以身相许听过吧?」

「不过——我也救过你。」胤祉乾脆的提醒她，要不是他出手相救，她早就已经死在马蹄下。

他这么说使她著实一楞，也不是她忘了他救过她这件事，而是她通常只记对她有利的事。

「那……」章绮伊考虑了一会儿，为难的说：「我愿意以身相许，只不过你要入赘我家。」

这有什么不同?

他搔了搔自己的耳朵，嘴角的笑意一直没有隐去。

「我不会亏待你，」她忙不迭的对他拍胸脯保证，「我阿玛、额娘人很好，他们一定会善待你的。」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他一时玩心大起的配合。

她立刻握住他的手，很有诚意的表示，「我章绮伊可以用性命向你保证。」

他低著头，看著她的纤纤玉手，这真是反了!他还以为发誓、保证这一类的话是男人的专利呢!

这样的女人著实有趣，胤祉故意摇了摇头，「我不能这么随便就答应，若你只是要我怎么办?」

「我章绮伊一向说到做到，」她义愤填膺的说，「难不成你真要我发誓吗?那也可以!」

她立刻站起身，举起右手，对天说道：「我章绮伊一定不会辜负胤祉，若他日反悔，死无葬身之地。」

他托著下巴，嘴角带笑的看著她一本正经的模样。

「这样，你相信我了吗?」她水漾般的双眸直视著他。

他低低嗤笑。

「你又笑什么?」她不悦的跺脚，怎么他看著她的样子让她觉得自己就像个呆子似的。

「没什么。」他止住了笑，注视了她良久，最後对她一勾手指。

章绮伊不解的望著他。

「过来!」见她这么不自动，他只好开口。

她乖乖的靠过去。

就见胤祉长手一伸，她惊呼出声，下一刻人已在他的怀中。

再次跟他那么贴近，令章绮伊忍不住脸红心跳，她的手撑在他的胸膛前，抬头望著他。

「让我考虑、考虑。」他的手点了点她的红唇。

「考虑?」她不解的重复了一次。

「当然，」他的手指轻抚著她的脸颊，「这可是终身大事。」

她因为他的举动而满脸通红，但嘴巴还是不停的试著说服他，「你放心好了，入赘其实不错的，我阿玛、额娘也不会要你做活儿，我家会负责你的一切，而且……」

她的话声隐去，因为他突然低下头攫住她的唇，极尽挑逗的吻著。

她无力的贴著他，承受他下压的重量，他的唇没预警的往下，她感觉到他俯首埋入她的颈子，她的身体不由得起了一丝轻颤。

「这代表你也喜欢我吗?」她拉著他的衣襟，双眸迷乱的看著他问。

「当然!」他的大手隔著衣物抚摸著她，「我若不喜欢你，也不会将你带回来这里了。」

他的语气有些狂傲，但此刻她没有办法细思。

她微微推开他。「你该不会是个浪荡子吧?」

一想到他可能随便吻上无数个女人就令她心中不舒服。

他仰头一笑，「放心吧!我不是这么随便的人。」

她皱眉看著他，「最好如此，我可不希望跟你成亲之後，还有女人上门要你认什么骨肉之类的。」

她的话再次使他一楞，她与他以往认识的女子不同，讲话直来直往，一点都不矫揉造作。

「我应该没有留什么风流种在外头。」他忍著笑意道。

他的口气令她不悦，「最好是没有，既然你要考虑，你就考虑吧!可是不能太久!」她加了但书。

他点了点头。

见自己目的达到，章绮伊兴奋的一个弹指，试图从他的怀中站起来。

「你要去哪?」

「当然是回家啊!」她不能理解的看著紧捉住她不放的胤社，理所当然的表示。「我要跟他们说这个好消息。」

「你就这么把我丢著，」他压根没有让她离去的打算，「不怕我漏夜离开吗?」

她一楞，仰头看著他，「你会吗?」

他从背後搂住她，「我会吗?」他以一种不很肯定的声音重复道。

这男人!她不悦的瞪著他。

「你不会!」说著她推开了他，拉开门，门外的寒气使她微微瑟缩了一下，不远处就见葛理哈尽责的守著。

「若我是你，我可不会那么肯定。」他一只手压在门上，一只手摸著她细嫩的脸颊，言外之意要她三思。

「既然如此，是你逼得我没有选择!」

她猛然一个转身，突然将他的手给拉开，等他回过神，竟发现她拿著弯刀架住他的脖子。

他微微一惊，没料到她会突来这么一招，看著她的目光有著不可思议。

「你做什么?」原本站在梅林之外的葛理哈见状，连忙疾步跑了过来，就怕刀剑无情，伤了胤祉的尊贵之躯。

胤祉用手示意他站在一旁，他非常肯定她并没有伤害他的意思，所以他好奇她这举动背後的意义。

「你做什么?」他柔声的问。

「发誓!」

发誓？！

没想到这个女人那么喜欢听誓言，动不动就要发誓——不单自己发誓，还逼著他一起起舞。

「发什么誓?」他懒懒的问。

「发誓你不会走!」

他叹了口气，原本是想激她留下来，谁知道变成这个结果。

「说!」她的手微微用力。

看来他若不依，她真会在他的脖子上划上一刀。

「我发誓我不会走!」胤祉只好重复她方才的话一次。

「不然呢?」

他对天一翻白眼，「不然——」他顿了一下，索一会儿才叹道:「天打雷劈。」

「不止!我还要你绝子绝孙!」她补了一句。

果真最毒妇人心……胤祉无语的看著章绮伊，怎么上一刻还在他怀中的小女人，才不过一转眼竟成了泼妇一个。

「绝子绝孙!」无奈之余，他只好照办，反正他已不打算走，所以再发几百个毒誓也无所谓。

章绮伊这才露出一个满意的笑，缓缓的将弯刀给收回。

然後换她惊呼出声。

胤社的长手用力的将她给揽近，紧紧圈住她的腰，逼使她抬头看他，她这才注意到他的神情已从神色自若转为一脸的阴郁。

「下次不准拿著刀在我面前挥来挥去，」他轻柔的话语中有著警告，「不管是为了什么，都不准!」

这样的他使她心中的恐惧油然而生，明明就是一个文弱书生，但是他的力气好大。

她想挣脱他的箝制，但却使不上力，她挫败的看著他。

「听到了吗?」搂著她腰的手微微用力。

「你弄痛我了，」她低声嚷道，「把我放开。还没进门就对我这个样，以後你不爬到我头上来才怪。」

她的口气使胤祉就算想继续发火，一股气硬是生不出来。

「你真是不知好歹。」他不知道自己为何对她如此纵容，或许是她美丽的容貌还有不矫揉造作的态度吸引住他的心吧。

「这句话似乎该是我说的。」章绮伊的嘴一撇。

胤祉不顾葛理哈在不远处看著，迳自低头吻住她气嘟嘟噘得老高的红唇。

「现在是你有求於我，对我客气点。」他提醒她。

她冷哼了一声，「总之我不管，你一定要在这里等我，明天我再来看你，记得，不准走。」

「我已经说了，我不会走。」他专注的盯著她，「你一定得回去吗?」

她看到他的眼神下由得脸一红，奇怪才认识的他们，为什么会有难分难舍的情感。

「当然。」

「那好，这么晚了，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我有武功——」

他的食指贴上她的红唇，让她停了话，既然他要送，她也只好由他了，其实，她也想跟他多相处些时候。

「三爷?」葛理哈见状也要跟上。

「你们不用跟来。」胤祉体贴的拿著大麾披在她的肩上。

「可是——」

「我去去就回来。」他说著便带著章绮伊头也不回的离开三希堂。

www.xunlove.comwww.xunlove.comwww.xunlove.com

「你去了哪里?」

章绮伊飘飘然的回到家中，章家二老早气急败坏的等在大厅里，一看到她，章霄汉急速的站定在女儿的面前。

章绮伊露出一个甜笑，「找相公。」

听到女儿的话，章霄汉一张老脸霎时涨得红通通，「听听，这像个女儿家该说的话吗?真是不像话。」

「别气了，老爷。」吴氏连忙上前缓颊，她拉住自己的宝贝女儿，「伊伊，还不跟你阿玛道个歉，等等就要吃团圆饭……」

「道什么歉嘛!」章绮伊全然不知大祸临头，「是阿玛自己说的，我找不到男人入赘，所以我出去找了，事实上，我已经找到一个。」

「胡说八道!」章霄汉啐道。

「是真的!」

「那人呢?」

章绮伊一楞，胤祉送她到街口便与她分道扬镳，不管她好说歹说，他就是不愿跟著她进来拜见两位老人家。

「他有事，暂时不能前来。」

「一派胡言。」章霄汉压根不相信她，就算她说的是真的，什么样的人会随随便便就答应入赘，想也知道不是什么好人。

「阿玛!」章绮伊不悦的一个跺脚。

「总之我已经跟你表哥说定了，过了年，你就等著嫁人，这事已成定局，你不用再说。」

「要嫁你自己去嫁!」章绮伊的脾气硬起来可不输给章霄汉这个大汉子。「我已经找到我的意中人了。」

「真是反了，什么意中人，我看是不知哪来的登徒子吧!」章霄汉不悦的看著自己的妻子，「你看你教出来的好女儿。」

「我……」一向遵守三从四德的吴氏被这么一指责，泪水已经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

「阿玛，你少骂额娘出气。」章绮伊站在母亲身旁，「这根本就不关额娘的事，我自己的夫婿由我自己找，有什么不对?而且我的意中人可不是什么登徒子，只要你看到他，你便会中意他的。」

章霄汉被这么一顶，老脸挂不住，扬手给了她一巴掌。

从小被捧在手心里的章绮伊难以置信的看著他，脸颊传来热辣辣的感觉，她不觉得痛，只是错愕……

「老爷？！」章霄汉的举动令吴氏吓了一大跳。

「阿玛，你打我?」这好像作梦一样。

「谁叫你那么不像话!」

「不像话？！」章绮伊难以置信的大吼，「我只是不想嫁给表哥，你就说我不像话?我看你才不像话吧!」

「你说这是什么话——」

她气愤的一甩手，转身走了出去。

「你要去哪里?」

「你放心吧!」她头也不回的嚷道，「等我挑的那个男人忙完了，我就带他回来给你看，到时你自然会明白，我的眼光比你好不知道几百倍。」

「你——」章霄汉一楞，连忙追了出去，但章绮伊疾定的身影早已经消失在街角。

第四章

章绮伊气冲冲的走在无人的街道上，此刻家家都正吃著团圆饭，稍後便可见人出来放鞭炮。

「你怎么了?」胤祉突然挡住她的去路。

他神不知鬼不觉的冒了出来，令她著实一楞，他不是个文弱书生吗？！

「怎么不说话?」他看著她，嘴角有笑。

她连忙回神，「你怎么突然冒出来，你会武功?」

「不!是你想事情想得太入神，所以没有注意到我，我从你离家後就一直跟著你。」他用著四两拨千斤的口气说，脸上的表情如常。

她怀疑的看著他，「怎么我有种被监视的感觉?」

「你不是说要嫁给我吗?我关心你是理所当然。」

他这话说得合情合理，但总好像有点地方不对劲，她侧著头一脸的困惑，她从不认为自己笨，但一对上他，怎么脑袋就是不灵光呢?

「你是要入赘的!」她皱了皱鼻子说。

他点头，「那跟我娶你，你嫁我有何不同?」

她认真索著，好像没什么不同，但又好像不对。

她搔了搔脑袋，若不是现在太晚，她还真想去问问祝聂芸，祝大妹子这人不单人美，也比她聪明多了。

「怎么我才送你回去，你又跑了出来?」他注意到她脸颊上的红肿，「这是怎么回事?」他的脸色一沉，摸著她的脸问。

「我阿玛发了好大一顿脾气，」说到这个，章绮伊一肚子不悦，「他硬要我嫁给我表哥，你跟我回去，」她拉著他的手往回走，「我阿玛看到你之後，就会知道你比表哥强上百倍。」

胤祉不著痕迹的反攫住她，握著她的手腕，「你阿玛正在气头上，我想你就算现在带我回去也无济於事。」

他说的有道理，但是——

「你若不跟我回去，我也回不去了。」她一脸的苦恼。

「为什么?」

章绮伊只好将事情从头给说了一遍，说到底，没把他带回去，她没脸回家。

「如此说来，今日你是回不去，」胤祉耸了耸肩，一脸爱莫能助。「或许该说，没有我的配合，你就回不去了是吗?」

「没错!你这个态度该不会是想让我回不了家吧?」她皱起眉头，「你不会是还没过门，就不听我的话了?」

听到她狂妄的口气，他忍不住发笑。

「你笑什么?」她觉得面子挂不住的问。

「没什么。」他还是笑，拉著她往三希堂的方向而去，「放轻松点，若真到我入赘你家的那天，我自然什么都听你的。」

聪明人都听得出来他在敷衍，偏偏章绮伊并不是什么聪明人。

「这是早晚的事，不是吗?」

「或许，」他给了个模棱两可的答案，「不过，我还没入赘不是吗?所以现在——你听我的!」

「啊？！」

章绮伊发现自己已经被拉著往三希堂的方向走，连说不的时间都没有。

入夜的空气有点冷冽，胤祉将她揽近些许，脚步加快。

不远处的草丛有声响，章绮伊注意到了，她并不确定胤祉是否也已发现，她目光机灵的看著四周。

「看来你的仇人真的不少。」她有些埋怨，「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普通商贾!可能是做生意得罪了人吧!」他轻笑了声，但笑意并没有到达他的眼底。

看来他被她乱了理智，竟然在没有带任何随从的情况下出府，这事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待会儿有事你先走。」章绮伊在他的耳际低语。

一来是伯他危险，二来是凭他一个文弱书生，若真打起来，他在场只会碍手碍脚。

要不是情况特殊，他真想把她抓过来狂吻一番，「你得要改改你的习惯了。」

她正打算开口问他是什么意思时，一道黑影挡在两人的面前，看不清来人的容貌，只有一双阴冷的眼睛直视著两人。

「你是谁?」胤祉面不改色的将章绮伊给拉到身後，直挺挺的站在黑衣人的面前问。

「取你命的人。」黑衣人一个反手露出一支匕首，划向他的咽喉。

胤祉神色自若，身躯微微一侧闪过对方的招式。

章绮伊可没像他那么沉得住气，有人要杀她的心上人，她拚死也要护著他，她抽出弯刀，回手抵挡。

她的再一次自作聪明，让胤祉谴责的看了她一眼。

章绮伊留意著黑衣人的招式，根本就没空理会他，只是推了他一把，将他给推到一旁。

黑衣人连出数招，招招毒辣。

她退了几步暗付，这人敢独自前来，看来是有所准备，他的武艺比今早城里遇上的那群人好。

她应付得有些吃力，只有趁对方下备，几个移位，顺势扯下他的黑面罩，入目的是个年轻的英俊男子。

「胤禑？！」胤祉有些惊讶来人的身份，这个年纪不过十八的十二阿哥要杀他？！

章绮伊因为胤祉的惊呼而略微失神，这使胤禑有机可趁，他的匕首不留情的划过她的肩头。

一时之间，红色的鲜血向外流出，肩上传来的灼热感令她痛得几乎昏厥。

她退了好大一步，跌进了胤祉的怀中。

「快走!」在阖上眼前，她对胤祉说。

「该死!」看到眼前这一幕使胤祉震怒。

他将章绮伊轻放在地上，以手上的扇子直攻胤禒。

胤禒躲过几招，突然被一掌打中胸口，使他吐了口鲜血，他狼狈的闪过再来的第二掌。

胤祉并不打算杀他，只想活捉他，有些事他得要问清楚，为何一向不加入太子争夺战的胤禒会出现在这里，还摆明了要对他不利。

胤禒知道自己处於下风，连忙逃逸而去。

胤祉原本打算追过去，但看到章绮伊昏迷过去，只好放弃，他将她抱起，疾步往三希堂的方向而去。

「撑著点!你不会有事的。」

她吃力的睁开眼眸，他焦急的模样映入她的眼帘，她想说话，但肩膀的痛楚使她必须咬牙忍住，她只觉得天旋地转，再次昏了过去。

www.xunlove.comwww.xunlove.comwww.xunlove.com

「姑娘，你醒了!」

章绮伊张开眼，入目的是位有著慈祥面容的老者。

「你……」章绮伊印象中没见过眼前这个老者，她想坐起来但肩上传来的疼痛使她低呼出声。

「你可以叫我张老爹，你快躺好，可别让伤口再裂开。」老者著急的要她躺下，他可担不起再让她受伤一次的责任。

这几日，这姑娘昏迷不醒，诚亲王可把他这把老骨头给折腾死了。

老者原是告老还乡的御医——张全隆，说被十万火急的请来救治重伤的章绮伊，可能是客气点了，他根本就是半夜给拉下床，架过来三希堂的。

在他印象中，胤祉是个沉稳的阿哥，从没见过他如此狂乱的模样，照这个样子看来，当年那个狂骛不驯的三阿哥已经动心了。

「我去通知三爷!」张全隆从椅上站了起来，正打算出去，门却被人从外头打开来。

「三爷，姑娘醒了。」

胤祉眉头的阴郁因为张全隆的一句话一扫而空，他越过他，直奔床前。

「你也该醒了。」他一身紫衣，也不顾有他人在场，硬是将她给揽进怀里。

章绮伊痛呼一声。

「三爷，」张全隆脸色微变，「这姑娘还受著伤呢!」言下之意是要胤祉动作轻柔点。

「我明白。」胤祉放轻了自己的手劲，但依然抱著她。

「姑娘应该没什么大碍了，小的先下去，若有事——」

「你下去吧!」没等他说完，胤祉便打发他定。

张全隆退了出去。

「你真是没有礼貌!」章绮伊的声音有些虚弱，这样的自己连她都觉得不习惯，「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她的救命恩人应该是他!他对她摇了摇头，吻了吻她的红唇。

「武艺不精就别学人家强出头!」他离开她的唇，额头抵著她的，语气有些谴责。

「你说什么?」章绮伊不服气的瞪著他，「谁说我武艺不精?」

「不用人说，你现在躺在这里就是最好的证明。你昏迷了三天，我都快急疯了。」

她不由得一时无语，最後严厉的瞪著他，「你别忘了，要不是我，你早就死在别人手上了。」

她果然十分的自以为是，既然她高兴将他当成一个弱者，他也无意去点破。

「总之我不准你再以身试险。」

他竟然三番两次对她用「不准」两个宇，这等自傲真令人气愤。

「你少对我不准这、不准那!」她不悦的瞪视著他。

他看出了她的气愤，却不打算顺著她。

看著他一脸坚决，她更是不平。

「你才醒过来，就有精神跟我呕气，看来你伤得并不重。」他的担忧因为看到她的活力而减轻不少。

「我本来就没什么!」明明伤口痛得要死，但她嘴硬的不承认，嘟著一张嘴背对著他躺了下来，「打出娘胎，没看过这么不懂事的赘婿。」

她嘴巴是这么说，但实际上，她压根就不晓得一个入赘的夫婿该是什么样子。

因为她也没见过，只是自以为是的认为，男人既然入赘，就该变得跟女人一般「三从四德」。

看著她僵硬的身躯，他不由得一笑，顺势跟著她躺下，从背後轻搂住了她，吻著她的颈项。

她有些讶异的察觉贴上来的男体。

「放开我，你压得我的肩膀很痛!」她的脸不自觉的红了，庆幸背对著他，没让他发现。

「说谎!」他已经尽可能不碰触到她的伤口，他吻了吻她的发际，把玩著她的发丝，「下次不准再这么吓我。」

又是「不准」，一翻白眼，这次她根本就不想理会他。

这么跟个大男人躺在一张床上似乎不智，但她早就心属於他，想想似乎也没什么不妥，而且他抱著她的感觉很舒服。

「再睡会儿吧!」他环抱著她柔声说。

他这么抱著她，她怎么可能睡得著，不过事实证明，她真的太虚弱了，没多久，就沉沉的睡在他的怀抱之中。

www.xunlove.comwww.xunlove.comwww.xunlove.com

章绮伊在接受悉心的照顾下逐渐康复，她依然夜夜与胤祉共枕，两人亲密的就如同老夫老妻似的。

三希堂里的下人不多也不多话，对胤祉总是一副又惧又敬的态度，有时她还真怀疑，胤祉真如他所言，是个京城的普通商贾?

「你到底什么时候跟我回家?」她右手托腮坐在花厅里，看著坐在书案後的胤祉问。

「过几日再说。」一成不变的答案再次出自他的口中。

章绮伊站起身，不悦的站定在他的面前，「你是在敷衍我吗?」

他抬头看了她一眼，然後露出一个浅笑。

她低下头，发现书案上摊著一帧治河图。

「你为什么有这个东西?」她难掩好奇之色。

「没什么，看看罢了!」说著，他将卷宗给收起。

什么样的人会有这种东西还只为了「看看」?她侧著头打量他，不过此刻她对这一点兴趣也没有。

「你到底要忙到什么时候?」她拉著他的手不停的摇晃。

「就快了、就快了。」他以忙碌为由，拒绝她前去章家，但看来这个理由已经不能取信於她。

「你该对自己有信心一点，我阿玛、额娘一定会喜欢你的。」

胤祉闻言，忍不住对她挑了挑眉，敢情她大小姐以为他不跟她回去，是因为「自卑」吗?

「相信我，」她一脸的诚恳，「真的!」

「我相信你。」忍著笑，他一脸认真的回答。

章绮伊双眼一亮，「这么说，你愿意跟我回去了?」

「过几天再说。」

她的脸因为他的回答而垮下来。

「别这样!」他低头吻了吻她，「等你伤好一点再说，我可不想背上一条没将你照顾好的罪名。」

「可是我的伤好得差不多了啊!」像是要证明什么似的，她动了动自己的左肩，但牵动到伤处仍使她的眉头微皱。

胤祉见状，连忙制止了她的动作，出声斥责，「你这个笨蛋，到底有没有脑袋?」

听到他的话，她不满的想要回嘴，不过抬头看到他担忧的神色，话又吞了回去。

好吧!她承认自己是冲动了点。

「若是伤口再裂开怎么办? 」他解开她的衣物，审视著她的伤口。

「再让你照顾喽!」她答得很流利。

「你……」无奈之余，他只有摇头叹息的份。

他低头吻住她的唇，温热的气息罩著她，舌头窜入她的口中。

她也柔顺的回应著他，经过这些时日，她早已习惯两人之间的亲昵。

胤祉重喘了一声，微微一扯，让她整个人压在他的身上。

她有些不自在的低头看著他，两人现在的动作有些暧昧，但他一点都没有放开她的打算。

「这样不好吧?」她的口气有些迟疑。

「我倒不觉有何不好。」他粗声的低喃，大手探进她的衣襟。

「胤祉……」她的手反握住他的。

他一点也不在乎她微弱的反对，迳自吻上她，她被他的动作惹得意乱情迷，只能依偎在他的怀里，让自己成了他的女人。

第五章

大厅里，背对著她的是个瘦高的蓝衣男子。

章绮伊缓步走进厅里，原本她是不用出来招呼的，只不过胤祉外出，而总管说有客人到，让人空等似乎不太礼貌，所以她只好来了。

「这位公子……」

对方转过身，入眼的容貌使章绮伊惊为天人，这么俊美的男人还真是前所末见，胤祉俊归俊，却少了对方那一股阴柔的气息。

来人对她露出一个浅笑。

「在下恪靖，不知姑娘——」

「章绮伊。」这个叫恪靖的声音轻轻柔柔的，正如同他的外貌给人一股柔弱的感觉。

「章绮伊。」恪靖喃念著这个名字，不客气的在她的身旁打转，一双眼审视的看著她。

章绮伊不解的看著他的动作。

蓦然，恪靖贴向她，柔美的五官完全放大的映入她的眼帘，她吓了好大一跳，下意识的推了他一把，自己则退了一大步，拉开两人的距离。

恪靖踉跄了下，差点跌个四脚朝天，稳住自己的身躯，定了定心神，没料到这看似柔弱的姑娘手劲竟然这么大。

「你为何在此?」恪靖大剌剌的越过章绮伊，坐上大厅的主位，居高临下的看著她。

这可有趣了，看来这个民女在此出现一定代表著某些事，长华留连江宁不返，看来原因不单纯。

这质问的口吻使章绮伊皱起了眉头，这算什么?喧宾夺主吗?

「你又是谁?」她的口气也不客气了起来，「来干么的?」

她这一反问，反而使恪靖楞住了，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像个孩子似的拍了拍手。

「好玩、好玩。」他手舞足蹈的指了指自己的鼻子，「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谁关我何事?」恪靖的样子好像她是个呆子似的，章绮伊皱著眉，不驯的回话。

「我是谁对你而言可大大有关系。」

她不认为，章绮伊冷哼了声，「你是胤祉的朋友是吗?他有事出府，你改日再来吧!」

「你别走啊!」看她打算离开，恪靖连忙挡住她的去路。

这样真性情的女子不错，但这样的真性子可能无法在明争暗斗的宫庭里生存，若长华真锺情於她，可能有点麻烦。

章绮伊没料到恪靖会突然挡住自己，差点撞上去，她连忙收回跨出的脚，有些恼怒的看著恪靖。

「你还有事吗?」她已经尽可能放柔自己的语气，但对这个显然不太礼貌的家伙，她实在不想多花心思。

「别生气，」恪靖手中的扇子轻佻的抬了抬章绮伊的下巴，「不过是逗著你玩罢了。」

这个登徒子!章绮伊一个反手将恪靖的手给折到背後。

「好痛啊!」恪靖发出一声凄厉的叫声，「你这个该死的刁民，快放开我，我的手快断了。」

自己不过是好玩，逗逗她罢了，没想到这个平民女子如此开不起玩笑?她的手快要断了。

章绮伊皱眉看著已经单膝跪在地上的恪靖，意外的发现他——哭了!

她见状，立刻将手一松，让他跌坐在地上。

「这样就哭了，你还是不是男人啊?」看著哭得柔肠寸断的他，她心中不由自主的升起一股内疚。

「谁跟你说我是男人啊!」恪靖一抹泪水，她的手好痛，真不知长华是从哪里找来这个女人的。

好歹她也是当今圣上的四公主——和硕恪靖，是金枝玉叶，今天竟然在这里被个刁民欺负。

看著恪靖坐在地上耍赖，章绮伊一楞。

她怀疑的蹲了下来，仔细的打量那哭得梨花带泪的脸庞。

「你是女的?」久久，她才试探的问。

恪靖委屈的点著头。

「对……对不起。」章绮伊吞吞吐吐的说。

「来不及了啦!」恪靖踢了踢脚。

看到她这么孩子气的动作，章绮伊叹了口气，连忙将她给扶起，若早知道她是个女的，她会对她客气一点的。

「你没事吧?」

「手很痛!」恪靖嘟著嘴道。

章绮伊连忙看了看她的手，应该没什么大碍才是。

她瞄了做男装打扮的恪靖一眼，纵使穿著男装还是难掩她的花容月貌，她是来找——胤祉的!她在心中揣测起恪靖的身份。

恪靖坐在椅子上啜泣。

「你别哭了，我已经道过歉了，不是吗?」

「道歉就能了事吗?」恪靖任性的说，「我要诛你九族。」

这么大的口气!章绮伊对天一翻白眼，「对不起!」

「你还不求饶吗?」恪靖困惑的看著她，她说她要诛她九族，她竟然脸色变部不变。

「我求饶，你就不哭吗?」

恪靖侧著头看她，有点搞不清楚现在的情况，她只好楞楞的点点头。

章绮伊见她点头，也不迟疑，「请你饶了我，不要再哭了。」

恪靖惊得忘了掉眼泪，她再次指了指自己的鼻子，「你到底知不知道我是谁啊?我说，我要诛你九族耶!」

「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可以肯定你没有那个能耐诛我九族。」章绮伊不甚在乎的说。

恪靖好奇的打量著她，最後叹了口气，「长华什么时候回来?」

「长华?」章绮伊闻言一楞，这里可没有一个叫长华的人，「我以为你是来找胤祉的。」

「我是啊!」恪靖不耐的说，「长华就是胤祉!他是後来才改名叫胤祉的。」

眼前这个女子口气中透露出对胤祉的熟悉使她惴惴不安。这胤祉该不会是骗了她吧?

「你是他的谁?」章绮伊索性挑明的问。

「我是他的——」恪靖一顿，一时玩心大起，就当是罚罚她这么对待她这个金枝玉叶好了，「未过门的妻子。」

章绮伊闻言，脸色一变。

「我从京城来找他，想看看他为什么留连在此不愿回京?」恪靖一脸精明的看著章绮伊，「不过现在我可知道他为什么不想回去了。」

她的暗示使章绮伊的脸色更白。这该死的男人!泪水不自觉的在她的眼眶之中打转。

「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章绮伊的脸色一敛，口气冷酷的回答，「我不过是为了救他而受了伤，借住在这的，我现在就走。」

「走？！」这下脸色惨白的人换成恪靖，她只是开开玩笑，可不是要她走，若她真走了，她可能会被长华大卸八块。「去哪?」

「从哪来就回哪!」她面无表情的越过恪靖，头也不回的走向一直与胤祉同住的苍震轩，要走可以，可好歹要拿回自己的弯刀。

「喂!」恪靖急急的追了出去，在回廊撞上了一堵肉墙，她呼痛的抚著自己的鼻子，真不知道今天是走什么衰运。

胤祉眼明手快的扶住她，一得到恪靖到来的消息，他就连忙赶了回来，只希望这个一向口没遮拦的皇妹别胡乱说一通。

「急急忙忙要去哪里?」

「那个、那个——」恪靖指著章绮伊消失的方向。

胤祉不解的转过身，就见章绮伊的衣角消失在转角，他恶狠狠的瞪了恪靖一眼，放开她，打算等会儿再来收拾她，然後急急跟了过去。

恪靖的嘴一撇，不过开开玩笑罢了，也这么严重吗?她的眼角瞄到正打算开溜的葛理哈。

「谙达!」恪靖热络的唤了声。

葛理哈虽然一直跟在胤祉身边，但因为骑射功夫很好，所以便被皇上安排，成了教导几位公主骑射的压马大臣。

只不过葛理哈还是喜欢跟在胤祉的身旁，於是皇上只好让他回到胤祉身边服侍，而现下，恪靖正好可以利用他打听、打听胤祉跟章绮伊的韵事，她对这种事最感兴趣了。

葛理哈听到恪靖的叫唤，纵使再怎么不情愿也得停下脚步。

这个四公主可是出了名的刁钻，在京城可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她叫住他，肯定是不会有什么好事的。

www.xunlove.comwww.xunlove.comwww.xunlove.com

胤祉眼明手快的挤进章绮伊正要阖上的门。

章绮伊怒瞪著他，没想到他这么不识相，在她气头上时出现在她的面前。

「你听我说——」

「我什么都不要听，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了，」她打断他的话，「你真是骗得我好惨，明明就有未婚妻了，还跟我纠缠，你真是该死。」

胤社为章绮伊的话感到意外，看著她的泪，他不由得一惊。

「未婚妻？！什么未婚妻?」

「那个在大厅上的男子——不，她是女的，虽然打扮成男的，但她是女的——」她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了。

「我知道，恪靖女扮男装，」胤祉强装冷静，「她跟你说了些什么?」

「说了我该知道的事。」她啜泣的回答。

「什么?」胤祉心中已经幻想著将自己的妹妹给宰割的画面。

「她是你未过门的妻子。」章绮伊愤懑的一拳打向他。

胤祉只能抱著肚子痛呼出声，她若不改改自己的脾气，早晚会将他给打死。

他伸出手拦住她打向他的第二拳，庆幸自己早有先见之明，将她的弯刀给收了起来。

「恪靖是这么跟你说的吗?」

「对!」

右手被捉住，她又挥动左手，但还是被他给捉住，最後章绮伊的两手都被紧握在胤祉的手中。

她挣脱不开，只能拿著愤恨的泪眼看著他。

「她不是我什么未过门的未婚妻。」胤祉不悦的说，「她是我妹妹。」

「骗人!」章绮伊啐道，「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这么蹩脚的谎言也拿来诓骗我!」

「骗……」胤祉的脸色一沉，「我可没那么大的兴致拿这个骗你。」

他一点都称不上温柔的拉著章绮伊走出房门。

「做什么?」章绮伊拚了命的想挣出他的掌握，「不用你赶我，我自己会走。」

「该死的，给我闭嘴。」他火大的瞪了她一眼。

那个眼神好像巴不得将她给杀了，所以她不自觉的噤口，心中不禁觉得委屈，明明是他有错在先，竟然还这么对待她。

「恪靖，给我滚过来。」一看到恪靖的身影，胤祉一点都不客气的吼道。

原本缠著葛理哈不放的恪靖一听到身後的声音，身躯明显一僵，想也知道长华来找她算帐了。

「还不滚过来。」胤祉大如洪钟的声音再次传来。

「我又不是球，怎么滚啊!」恪靖硬著头皮回嘴。

胤祉的大眼一瞪，这使得恪靖一惊，不敢再要嘴皮子，乖乖的走向前。

「说!」胤社怒目瞪视她。

绞著自己的手指，恪靖装傻。

「恪靖!」胤祉神色阴沉的恐吓她。

「好嘛!」恪靖十分清楚自己真惹火了他，於是小声的承认，「我不是他的什么未过门妻子，我只是跟你开个小玩笑，其实我是他的妹妹。」

章绮伊怀疑的目光在两人身上来回看著。

「我真的是他的妹妹，」恪靖怕她不相信，忙不迭的保证，「真的!就算不是，我也不可能嫁给他，又不是瞎了眼才会挑上他……」看到胤祉倏然眯起眼，她立刻闭上嘴。「就是这样。」

章绮伊看了胤祉一眼。

「不会还是不信吧?」他已经有些不悦了。

章绮伊看到他眼眸透露出的谴责，忙不迭的移开了自己的目光。

「不准移开眼!」他大手攫住她的下巴，逼使她仰头看著他，「你还欠我一个道歉吧?」

章绮伊逃不开他的掌握，只好在他更火大之前说道：「对不起，我不该不分青红皂白的误会你。」

「就这样?」

「不然你还想怎么样?」她看到他眯起的眼，不由得心生不安。

果然，狂妄如他突然吻住她的唇，狠狠的狂吮著。

胤祉的举动使恪靖看傻了眼，她三哥……她真怀疑自己看错人了。

稍後胤祉放开章绮伊，满意的看著她迷醉的神情和红通通的双颊，他搂著她的动作满是柔情，不过一对上恪靖，他的眼神倏然变冷。

「你打扮这不男不女的模样来做什么?」

恪靖看著久违的兄长，对他这么大的差别待遇有些吃味。

「这么久不见，还那么喜欢欺负人!」他的口气满是指责。

恪靖不服气的说：「我也不是存心要欺负她的，只不过是她弄痛了我的手，我说要诛她九族，她竟然跟我装疯卖傻，这个傻丫头，你从哪带回来的啊?」

「我不是傻丫头!」瞪了恪靖一眼，章绮伊不悦的说。「你才不正常，乱开玩笑，动不动就说要诛我九族，我看，我先杀你全家再说。」

恪靖闻言倒抽一口冷气，她竟然说要杀她全家，这真是大不敬、大不敬，她正想出口指责，但胤祉仰头大笑的举动令她忘了她要说什么。

自她有记亿以来，她从来没有见过他笑得如此开心。

「三哥?」看到他的笑，恪靖不由得唇角上扬，她看著一脸莫名其妙的章绮伊，大概了解是怎么一回事，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她追问葛理哈，葛理哈不愿告诉她的原因，「你不知道我三哥的身份?」

「什么身份?」

胤祉的笑声蓦然打住。

「什么身份?你怎么不说了?」章绮伊觉得不对，忍不住追问。

恪靖耸了耸肩，口气无辜的说：「也没什么，只不过——他在京城可是个出了名的骗子。」

「骗子?！」章绮伊的脸色一变。「你是骗子?」

「我不是!」胤祉快疯了，「恪靖!」他压抑的口气里有著气愤。

「对啊!骗子，」恪靖一点都没有把胤祉的怒气给看在眼里，「专骗无知的少女心。」她击了击掌，「好了、好了，快来个人带我去我的房间，奔波了好些天，我需要梳洗一番。」

「恪靖!」胤祉想一把抓回自己调皮捣蛋的妹妹。

「你给我停!」章绮伊拉住想要走开的他，「我记得你说过，你不是个处处留情的多情种。」

「我确实不是。」胤祉一本正经的表示。

她看著他的目光有著怀疑，「可你妹妹的言下之意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

「她胡说八道!从她进三希堂至今，你有听她说过什么正经的话吗?」

「我不知道!」她推了他一把，「你最好对我从实招来，不然我今晚可不准你回房。」

他长手一伸打算捉住她，谁知道扑了个空。

这真是该死，他追上去，就见她的衣摆消失在转角，不准?这丫头真是越来越大胆了，偏偏他还拿她没辙。

www.xunlove.comwww.xunlove.comwww.xunlove.com

若眼神能杀人，她不知道死几百次了。

恪靖一顿晚膳下来，就见胤祉不善的目光不停的飘向她。

她当然知道自己的皇兄在气些什么，但她一点都不以为意，反而还很自得自

Chapter_2

己弄皱的一池春水。

「小嫂嫂，多吃点东西!」她甜滋滋的叫唤著章绮伊，「真是对不起，方才在厅里对你那么不礼貌。」

「不!」章绮伊连忙陪笑，「我也有错的地方。」

「你就算有错，现在也没错了。」

胤祉的眉头皱了起来，他这个皇妹不知道又要搞什么鬼。

「跟著我三哥真是难为你了。」

章绮伊的动作一顿，不解的目光飘向恪靖。

「你就这么没名没份的跟著他，可是会吃亏的。」就见恪靖神色自若的用著膳，一张嘴吐出来的话尽是具有杀伤力。

章绮伊不以为意的耸了耸肩，「名份是我给他，不是他给我。」

恪靖闻言一楞，「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要入赘我家。」

要不是口中的饭已入喉，她现在一定会顾不得什么礼数的把饭给喷出来。

「我是不是听错了啊?」恪靖一脸的愕然。

「没有!」章绮伊肯定的重复了一次，「他要入赘我家。」

恪靖的目光飘向不自在的胤祉。

「这是真的？！」

「不关你的事!」胤祉拿出做兄长的威严，「我还没问你怎么跑来了，你倒是先给我制造一大堆问题。」

恪靖笑了笑，「我跟五哥来的。」

「胤祺?」胤社索了一会儿，「人呢?」

「进了宿迁，他便看上一个姑娘，去追人家了。」

「胤祺？！」胤祉不相信，这个一向稳重的兄弟怎么有可能会被美色给迷得团团转?

「没错!我说的就是胤祺。」恪靖的嘴巴一撇，「一个个见色忘义!这样大清王朝哪还有将来。」

「恪靖!」胤祉的语气有著警告。

「她说要杀了我们全家你不生气，现在我不过说大清没有将来，你就发火了啊!」她俏皮的看著自己的兄长，「你也太偏心了吧!」

「你——」胤祉一时语塞。

「恪靖，你唤我小嫂嫂，那在京城里是不是还有许多小嫂嫂?」

眨了眨眼，恪靖瞄了胤祉一眼。

胤祉的眼神一冷，似乎在知会她，若是胡说八道不会轻饶她。

「是有几个，」恪靖丝毫末让恶势力给吓倒，「不过那也不算什么，反正人不风流枉少年，小嫂嫂，你应该很明白这一点吧!」

「不!」章绮伊瞪了胤祉一眼，好一个自称只锺情於她的大骗子，「我一点都不明白!我吃饱了，你慢慢用。」

「伊伊!」胤祉的叫唤当然得不到任何回应。

「我也要回房了!」见胤祉一双眼好似要射出眼刀杀了她似的，恪靖连忙站起身就想逃走。

胤祉一伸手就轻而易举的把她给拎回来，「我警告你，别没事找事做，不然我要你好看!」

「放开我啦!」恪靖一双脚不停的踢著，她的一群哥哥们都是野蛮人。

「这次回宫，我就奏请皇阿玛把你给嫁到蒙古去。」

「你敢!」

「你可以试试看。」他将她给丢在一旁，气愤的离去。

恪靖现在没空把他的话给放在心上，她忙著去看好戏，她倒想看看一向正经八百的三皇兄怎么安抚一个盛怒的姑娘家。

只要一想到方才所见的那个热烈的拥吻就足够让她脸红心跳了，她还想多看看那些养眼的画面。

「公主，」葛理哈一看到恪靖出现，便挡住她的去路，「三爷有令，请公主用膳後回景阳轩休息。」

想也知道是不让她去看好戏，恪靖的眼睛转了转，「可是，谙达——刚用完膳，我想走走!」

「时候已经不早，公主可以回景阳轩慢慢走。」对这个任性的四公主，葛理哈用著一成不变的态度应付。

恪靖不悦的瞪著他，葛理哈一动不动的杵在她的面前，最後她只有气愤的一个跺脚，乖乖回到自己的房里去。

第六章

胤祉回到苍震轩就见房门深锁，他抬起手，敲了敲。

「伊伊!开门。」

「不开!」她闷闷不乐的声音从房内传来。

「开门!」他捺下性子又唤了一声。

「不开!」这次她根本就是用吼的拒绝了他。

他一楞，「你再不开，我生气了。」

「气死你最好，」她不悦的嚷道，「你以为全天下只有你会生气吗?」

深吸了口气，他大手一个用力，直截了当的将门给劈成两半。

巨大的声响让章绮伊吓了一大跳，她从内室走出来，就见胤祉面不改色的拍了拍身上的木屑，走了进来。

「你把门……」她不敢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地上分尸的门板碎片，她失去了声音。

「不准把我关在门外!」他走近她。一脸的阴郁告诉她，他真的已经动怒了，先是方才打了他，现在又将他关在门外，再不教她一点规矩，她还当真会爬到他的头上。

她看著他的表情，不自觉的退了一步，但立刻要自己扬起下巴，「凭什么对我说不准?」

「凭你是我的!」他霸道的揽过她，低头吻住。

她只来得及惊呼一声，下一刻唇就被他封住，她不悦的捶著他的胸膛，她还在生气，他竟然还敢吻她。

「不要!」她想推开他，但他的力气明显胜过她许多。

「你不能拒绝我。」不自觉的，他又流露出一股王者的优越。

听他的口气就知道，他这个人很少被人拒绝。一这么想，她气愤的用力咬了下他的唇。

他没料到她会有这么孩子气的举动，放开了她，抚著自己被咬痛的唇，有些意外的看著她。

「你咬我?」

「对!」她得意的看著他，「我不介意再多咬几下。」

他的眉一扬，他该生气，但他没有，一丝戏谑滑过他的眼底，他长手一伸又把她给抓了过来。

「你干么?」她不喜欢他现在脸上的表情，好像有什么阴谋似的。

「你说呢?」在她莫名的当口，他突然咬了下她的脸颊。

他的动作吓到她，万万想不到他会突然来这一下，一时之间，不知道如何反应，只有张大眼睛瞪著他看。

看到她的表情，他笑著用鼻尖磨蹭她的脸颊。

这般的亲密使她红了脸，但这可不代表她忘了恪靖所说的字字句句，她的拳头落在他的肩头。

他微皱眉，又打他——他真是难以相信自己竟然会有这么一天，随意任一个女人打骂。

「老实招来，」虽然整个人还被他给锁在怀里，但她还是尽力的拉开两人的距离，反正聊胜於无，「你到底有多少女人?」

「过去的事，计较干么!」他标啄两拨千斤的口吻，「恪靖那丫头一向看不得天下太平，她的话听听便算了。」

「是吗?」她实在不怎么相信他，毕竟就凭他的长相，她相信围在他身旁的莺莺燕燕肯定不少。

「你不该怀疑我的话。」他的语气有些气恼，鲜少有人敢质疑他的话，偏偏她三番两次这么做。

「又是不该，又是不准的，你到底是什么投胎的?那么自大，以为全天下都得听你的吗?别忘了，」她的手毫不客气的戳著他的胸膛，「你以後可是要入赘我家的——章罗氏。」

章罗氏?

敢情这是在称呼他?胤祉一翻白眼。

他吻住她的唇，吸吮著她的甜蜜，这辈子他是不可能入赘她家，但她也别想逃开他的怀里。

若是以前，他一定会对男子如此眷恋一个女子感到嗤之以鼻，但现在，他却成了这样的人，不过他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除了横在他们两人之间的身份问题——

一思及此，抱著她的手一紧，这或许也是他们之间最大的问题所在。他粗重的气息吹过她的耳际，大手不安份的抚著她的身躯。

她心跳的厉害，目光不自觉的飘向被他打坏的门——

「这门……」

「没人敢进来的!」看穿了她的忧虑，他打横的将她给抱进内室，将纱帐放下，关住了里头的旖旎。

www.xunlove.comwww.xunlove.comwww.xunlove.com

「三爷，李公公来了。」

胤祉半躺在躺椅上，打量著正在写字的章绮伊，听到葛理哈附耳所说的话，脸色微变，但随即恢复正常，他的手一挥，葛理哈退了下去。

「有事?」虽然只有一瞬间，但她还是捕捉到了胤祉细微的脸部变化。

「没有。」他亲密的从她的身後搂住她，「只不过京城里有位故人来。」

她站直身躯，侧头看著他，「那还不去?」

「我马上回来。」他吻了她一下，便转身离去。

一出房门，他的脸色微沉，脚步不自觉的加快了些许。

「见过三阿哥。」

一见胤祉的身影，李公公连忙跪了下来。

「起来吧!」胤祉疾步越过李公公，坐至主位。

他的紧绷其来有自，这个李公公是皇宫总管内务府的都领侍，长年服侍在他皇阿玛左右，而且根据大清律法，太监非奉差不许擅出皇城，而今李公公出现在宿迁一定有事。

「小的是传万岁爷口喻，请三阿哥暂且不得回转京城，在宿迁等候，迎接圣驾。」

胤祉的脸拉了下来，「该死。」

「小的惶恐!」李公公忙不迭的跪了下去。

胤祉瞪了他一眼，「起来吧!我又不是说你该死。」

李公公爬了起来，看著胤祉，这诚亲王的脾气一向阴阳怪气，一个不小心，他还真怕人头落地。

「那三阿哥——」

「我会在这等著。」胤祉冷冷丢下一句，火大的起身，「公公可以回去覆命了。」

「喳!」李公公低垂著头，惶恐的说。

「三爷？！」葛理哈见胤祉出了大厅，连忙迎了上来，他当然知道李公公到此一定出了什么问题。

「皇阿玛知道我下江宁。」胤祉一脸的严肃。

「这……」葛理哈闻言脸色一变。

这次他们主仆一行数十人下江宁，使了手段，罗织罪名杀了个亲王，若这事东窗事发，可难逃凌迟处死命运。

「那三爷——」

「无妨!我们做得很俐落，就算皇阿玛怀疑也没有证据，」胤祉脸上坚毅的神色未变，「而且有事的话，有我担著。」

反正大不了就是一死，只不过现在……胤祉远远的看到一抹熟悉的身影向他而来。

「不是说有朋友来吗?」章绮伊好奇的问。

他露出一个微笑，「走了。」

「走了？！」她有些惊讶，「这么快?」

「不过是替我家人从京里捎个口信来。」胤祉的口气显得云淡风清。

他伸出手替她抚开被风吹到颊旁的秀发。

章绮伊眼尖的看到不远处一探头探脑的老者。

「那是谁?」印象中她不记得府里有这么一个人。

胤祉微侧过身，认出是李公公，不由得脸一沉，「还不滚!」

「喳!」李公公连忙离去，一眼都不敢再看胤祉。

三阿哥对个姑娘这么温柔体贴的模样，他可是前所未见，可万岁爷已经帮三阿哥选了宝元郡王府的绘棈格格为福晋，就连大婚之日都挑好了……

不过他李公公在宫中打滚多年，很明白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在这个时候，反正当什么都不知道，立刻走人肯定不会出错。

一思及此，他的步伐越发加快，出了大门口，坐上马车，快速的离去。

章绮伊侧头打量著胤祉，她已经好一阵子没有看到他流露出这么狂妄的一面，现在看了还真觉得不习惯。

「若你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我铁定把你给阉了。」

听到她的话，葛理哈忍不住对天一翻白眼，这丫头还真是口没遮拦，尽会胡言乱语，偏偏三爷还挺纵容的，若是平常人，她早不知道因为说了不敬的话，死了几百次了。

他见胤祉主子一副乐在其中的模样，不由摇头，这算什么，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吗?

见到主子示意他离去，他立刻转身，巴不得来个眼不见为净，他们亲密的样子令人感到肉麻。

「你到底什么时候要跟我回家?」章绮伊忍不住旧事重提。

「再过一阵子吧!」

她皱眉，又是同样的回答，转眼春天都来了，离家那么久，她阿玛、额娘肯定担心极了。

「前些日子我不是叫你写封家书报平安吗?」他把玩著她的头发问。

她点头，「是这样没错，但是——」

她不出现，她阿玛、额娘就算看到信也不会真正心安，这就是天下父母心。

「让我自己回去一趟吧!」

「不准!」他沉下了脸，他担心她就此一去不回，他可没忘了她家里还有个等著跟她成亲的表哥。

又是不准!她忍不住推了他一把，真是个霸道的家伙，不跟她回去，又不□回家。

「别生气。」胤祉用脸颊摩挲著她的额头，以柔情瓦解了她的怒气，相处这些日子以来，他已经知道她这吃软不吃硬的个性，所以放低姿态绝对没有错。

「我可以不生气，」她抬头看著他，语气中有著深深的眷恋，「但你一定得陪我回去一趟。」

他笑了笑，点点头。

有了他的保证，她稍微放下了心，不知为何，隐约觉得他似乎有事情瞒著她，但问他，又问不出所以然，她只希望自己所爱上的不是个太复杂的人。

www.xunlove.comwww.xunlove.comwww.xunlove.com

葛理哈站在苍震轩外的梅林里，不敢打扰正在里头欢爱的两人。

一直等到屋里的声响停下，他才敢上前敲门，他不自在的站在花厅里，对著内堂唤了声。

「三爷!」平时他不会这么不识趣，贸然打扰胤祉与章绮伊欢爱的时间，但今天情况特别。

「有事?」隔著屏风，胤祉懒懒的声音传来。

「是关於十二爷的。」

胤祉闻言，身躯一僵，飞快的起身穿衣。

「怎么了?」章绮伊不解的看著他。

「没什么。」他将衣物给穿戴妥当，飞快的吻了她一下，「你先休息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这般神神秘秘不禁令人心生疑窦，但章绮伊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柔顺的点了点头。

胤祉头也不回的离去。

他前脚才走，章绮伊後脚就爬了起来，飞快的将衣物给穿好，跟了出去，她倒想看看他三更半夜在搞什么鬼。

胤祉主仆两人消失在三希堂的後花园，她很少到这里走动，没想到这里还有栋不起眼的小房子。

她好奇的跟著两人定了进去，有条阶梯通往底下的地窖。

阴暗的四周只有些许的火光，给人一股阴冷的感觉，住在三希堂一段时日了，她还不知道这里有这么一个诡异的地方。

她小心翼翼的不发出声响，隐约之间听到有人低声交谈——

胤祉背对著她，看著地窖底端一个被绑著的男人。

她一眼便认出了他。

章绮伊的手不自觉的摸著自己的肩膀，肩上的伤已经痊愈，但那股刺痛至今仍令她难忘。

胤祉低沉的语调令她听不清楚他在说些什么，但他僵硬的身躯显示他正在克制自己的脾气。

「你的小情人来了。」被绑著的男人注意到鬼鬼祟祟的章绮伊。

胤社闻言，飞快的转过身，他看著她，就见她这么一个太冷天，穿著单薄的衣物跟著他来到这里。

他的眼底闪过愤怒，她总是不将他的话当成一回事。

「来做什么?」他的声音很冷。

章绮伊第一次听到他用这种口气跟她说话，先是一楞，但还是硬著头皮回答，「我只是好奇——」

「好奇!」他疾步走向她，用力的将她给推进葛理哈的怀里，「把她带回房里，没我的命令，不准让她出来。」

她傻眼，「你说什么?」

「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这次他真的动怒了，「回房去。」

「你凭——」

他的目光使她的话硬生生的吞回肚子里。

「伊主子，咱们走吧!」葛理哈催促著，虽说她对主子是特别的，但三番两次惹恼主子，难保哪天主子不会真发火。

章绮伊一个顿足，转身离去。

「她舍身救过你，你不该拿这种态度对她。」虽然成了阶下囚，但被绑著的男人依然面不改色的说。

胤祉瞄了他一眼，没有对他的话做任何回应，因为此刻他关心的不是这个。

「胤祶，谁派你来的?」

胤祶没有回答。

胤祉利眼盯著他，「老实招来，我可以饶你不死。」

「在我决定来杀你时，我就不打算活著回去。」胤祶以不畏不惧的目光回视著胤祉，他一向欣赏这个兄长，错就错在他们各事其主。

胤祉心里飞快的转著，胤祶一向不喜与人争，他可不认为他会突然对皇太子之位产生兴趣。

「是胤禩派你来的?」胤祉想到一向狡诈的八阿哥。

胤祶面无表情没有回话。

「你不回答，不代表没事!」胤祉的眼神一冷，「我可以不杀你，却可以关你一辈子。」

胤禑依然无语。

「你好好考虑清楚!」胤祉看著他的眼神微柔，「虽然你我兄弟并不熟稔，但我很欣赏你是个人才，而且恪靖现下就在我府里。」

提到自己最亲的皇姊，胤禑的脸色微变。

「若让你皇姊知道，她可不会轻易饶你。」胤祉明白他心中对恪靖这皇姊是有所忌惮的。

「拿她出来也没用!」胤禑嘴硬的说。

「那好，」他面现阴沉，「我给你几天时间考虑，你别逼我作出我不想作的决定。」

手足相残他并不乐见，但为了二皇兄坐稳太子之位，杀戮是在所难免。

「要杀要剐随便你，不过你最好小心你身边的人，别让我有机会，不然我不会再失手。」

听到他的话，胤祉的眼底闪过狂怒，但当他开口时，他的口气依然冷静，「你自己好好考虑。」

语毕，他头也不回的离去。

www.xunlove.comwww.xunlove.comwww.xunlove.com

葛理哈远远就看到胤祉的身影，立刻迎了上去。

「三爷，伊主子不进屋里去。」

胤祉闻言眉头微皱，这么冷的天，不知她的脑袋里在想些什么。

脱下貂皮大麾，胤祉轻柔的覆到章绮伊的身上。

原本处在盛怒之中的他，看到她郁郁寡欢的模样，动作不由自主的轻柔了起来。

「在生我的气?」

她瞪了他一眼，原本打算说什么，但看到他眼底的柔情，话吞了回去，只是将大麾给拉拢，再将目光移到远方。

「真在生我的气?」胤祉的声音有著笑意。

「不应该吗?」她不悦的回嘴。

胤祉看著她冻红的鼻头摇头，「该生气的人是我。」

「我不过是好奇罢了!」她低垂下目光，替自己辩驳，「你有必要用那种口气跟我说话吗? 」

他叹了口气，从她身後环抱著她。

「你不该三番两次不把我的话给放在心上，我长这么大，第一次遇上这么一个不听我命令的人，你指望我怎么做?我没把你吊起来打一顿已经是对你最大的恩典。」

她在他怀抱中挣了挣，但他硬把她给留在怀里。

「你得要改改你的脾气。」他语重心长的说，以她这直性子，将来随他回宫可容易树敌啊。

「我就是我，为什么要改?」挣扎不开，只好留在他怀里，但她一张嘴可没闲著，「别忘了，你可是要入赘的。」

胤祉翻了一记白眼，「我知道，章罗氏，对吧?」

「知道就好!」

「你别忘了，」他捏了捏她的鼻子，「我可还没有答应!」

章绮伊闻言，大眼一瞪，「你有胆再说一次?你已经是我的人了，还想逃到哪里去?」

胤祉一时无语，他还以为该说是——她是他的人才对?

「你的人又如何?」他的声音有著贼笑，「脚可是长在我身上。」

「我——」

「我知道，你要剁掉我的脚嘛!」他很有自知之明的接话，抱著她的手臂一紧，「说真的，你把自己交给了我，难道真不怕我就这么一走了之，不再回来?」

「既然做了，就没什么好怕的了。」章绮伊侧身打量著他，「因为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我也会找到你。」

「没想到，你对我用情如此深!」胤祉仰头大笑，语气有著难掩的骄傲。

她看著他，觉得莫名其妙，「要笑等我把话说完再笑，我追到你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给杀了，然後剁碎喂狗。」

他的笑声戛然而止，他早该知道……

「进屋吧!外头真的很冷。」他揽著她进屋子里。

她这才注意到他将身上的外衣披到她的身上，自己则穿著单薄。

「你会受寒的!」她脸色一变，连忙拉著他进入温暖的室内，「对了!被你这么一闹，我倒忘了问你，那个男人为什么要杀你?」

「我也不知道，」胤祉幽然的叹了口气，「我问过他，但他不愿意说。」

奇怪，她感觉到他口气中有著不经意流露的落寞，为了一个杀手，这真是件古怪的事情。

「你打算怎么处置他?」抚著他俊美的脸颊，她忘情的问。

「还不知道。」他拉下她的手，将她的手给包在手中，「不如你来告诉我，若是你，你会怎么做?」

他以为她会撂下狠话，但她没有，只是耸了耸肩，「他是你的仇人，不是我的，我不便多说什么。」

「可是他伤了你。」他提醒。

她微垂下眼睑，「他的目标是你不是我。只不过国有国法，你这么私囚人犯，动用私刑，不怕官府吗?」

区区一个小官府，他不放在心上，只不过他什么都没有多提。

「我自有安排。」他搓了搓她冷冰冰的手，「这么冷的天跑出去，真该打你一顿。」

她的嘴一撇，但因为他流露出的关心，她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送上自己的红唇，让两人迅速温暖了起来。

第七章

「伊姊姊!」恪靖蹦蹦跳眺的出现在苍震轩。

她已经跟章绮伊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姊妹，不过不该说的，她还是都没有说，例如三皇兄的身份还有等在京城里未过门的三福晋，因为她还打算留条小命看好戏。

「你可来了!」正闷得发慌的章绮伊听到她的声音，忙不迭的将房门给拉开，独自一人待在大宅子里，真快把她闷坏了。

「怎么了?」恪靖轻快的踏进房里，转身将葛理哈给挡在门外，「没想到谙达对我三哥还真是言听计从。」

「对啊!」章绮伊的脸一垮，虽说胤祉有此忠仆是件好事，但是太忠心於胤祉的结果就是——她形同被软禁似的留在三希堂。

「对了，我昨儿个夜里听宛儿说，我七哥捉了个人，现在就关在三希堂里，真有这事吗?」她兴匆匆的拉著章绮伊问，宛儿是跟著胤祉从京里来的，现在被派来服侍恪靖。

章绮伊迟疑了会儿，点了点头。

「是有这件事，约六、七日前吧!」

胤祉绝口不再提那个被关在地窖的男子，她也识趣的不追问，反正他不想提的事，她问了也是枉然。

「是谁啊?」

「我也不知道，」章绮伊老实的回答，「不过他曾经想要杀胤祉，但没有成功，反倒砍了我一记，害我昏迷三天三夜。」

恪靖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真有这事?」

「我骗你做什么，」她的嘴一撇，「我再怎么样也不会拿有人砍我这事开玩笑吧!」

说的也是，恪靖的眼底闪过机灵的光亮，这个人勾起她四公主的好奇，她非得会一会不可!竟然敢动杀阿哥的念头……有趣!

「那人关在哪?」恪靖用著不寻常的口气急问。

她的眼一转，章绮伊就知道她想干么，她有气无力的说：「我们去不成的，那人被关在地窖里，可是胤祉不准我去。」

章绮伊现在已经知道，自己闲来无事还是少挑战胤祉的怒气比较好，毕竟她是识相的人，好奇跟小命，当然是小命比较重要。

「你怕他干么，你不是说他要入赘你家吗?趁著现在，你就该把他吃得死死的，而不是凡事对他言听计从。」

这么说也有理，但又好像有什么不对，章绮伊索著。

「我们去吧!」恪靖看她的样子也知道自己挑起她的兴趣，於是兴匆匆的说，「你放心，只要有我在，胤祉不敢对你怎么样的。」

章绮伊很怀疑，胤祉摆明了就不是很尊重恪靖。

不过她倒真的很想去问问那个被关在地窖的人，为什么他要杀胤祉?

「走吧!」恪靖不等章绮伊回答，拉著她要走。

「等等!」章绮伊叫了停。

「干么?」恪靖脸一垮，想说自己去不成了。

「葛理哈在门外!」她提醒恪靖，胤祉派了自己最亲信的手下守著她，不让她擅自离开三希堂。

「对啊!」恪靖一个拍掌，露出苦恼的神情，「怎么办?那我们就出不了这个门了。」

「其实也不算全然没办法，走这吧!」章绮伊牵著恪靖的手，走进内室，推开一扇窗。

以前在家里，她要偷跑都跳窗，到最後气得阿玛索性将她房里的窗给封了起来，不过胤祉可没有先见之明的将窗给封死，所以也给了她一条跑出去的路。

「爬窗？！」恪靖迟疑，这一点都不像个大家闺秀的做为，更何况她是大清王朝的公主。

「是啊!」说著，章绮伊便撩起自己的裙摆，爬上椅子，「不往这走，就别想去了。」

说的也是!恪靖心一横，也跟著章绮伊爬窗子出去，而且因穿著鞋子不方便，她索性还把鞋给脱了。

两个人偷偷摸摸的从另一侧溜了出去。

「我们可得快去快回!」章绮伊一边跑，一边对後头的恪靖道，「不然等胤祉回来，可有我们受的。」

老实说，恪靖一点都不把自己的皇兄给放在眼里，再怎么样，她是皇阿玛最疼爱的四公主，他能奈她何?

「你挺怕我三哥的?」

章绮伊闻言，脚步稍有迟疑，「我不怕他!」

「我看不是这么一回事。」她的语气有著嘲弄。

「开玩笑，」章绮伊停下了脚步，义正辞严的说，「他将来可是要入赘我家的人，我为什要怕他?」

入赘？！

恪靖的嘴一撇，胤祉他就算肯入赘，皇阿玛那关也不可能过得去。

「等你们真能大婚再说吧!」她咕哝出声。

「大婚？！」章绮伊困惑的看著她，成亲就成亲，说什么大婚，好像是皇室婚礼似的。

「是啊!」恪靖率先往前走，「我们到了吗?」

「在这里!」章绮伊连忙带路，「这里有点暗。」

她带著恪靖进入挖有地窖的小屋，一进去，恪靖有些不能适应突如其来的黑暗。

章绮伊体贴的伸出手扶著她步下石梯。

「小心点!」

「喔!」恪靖放慢自己的脚步，跟著章绮伊。

地窖里头阴暗而又潮湿，到了底端才有些微的光亮。

「三哥也太放心了吧!难不成他不怕有人来救吗?连个守卫都没有。」

「因为他笃定不会有人来救我!」底端传来冷漠的声音，使恪靖的脚步微微一顿，这个声音……

她松开章绮伊的手，冲了下去。

「恪靖!」章绮伊有些意外的看著她的举动，连忙跟上。

恪靖看到那被绑著的人，有半刻怀疑自己看错了。

「胤禑?」

胤禑抬头看了她一眼，然後将头一撇。

「怎么会是你?」恪靖走到他的面前，一脸的不可思议，是作梦吧?这一向最乖巧的弟弟，怎么会……

「你认识他？！」章绮伊有些意外，发现恪靖的眼底有著哀愁，她没想过一向开朗的她会有这么一面。

恪靖没有理会她，只是冷著声音说：「看著我!」

胤禑没有理会她，她加重音调，「抬头看著本宫。」

胤禑不太情愿的抬起头。

「你——」

「你怎么在这?」胤禑先发制人。

「跟五阿哥来的。」恪靖简短的回答，「你呢?为何行刺三阿哥?」

胤禑倔强的不回答。

恪靖叹了口气，她一向不愿涉入诸位阿哥之间的争夺，因为不想见到手足相残，更何况这个还是她的同母弟。

「为什么会这样?」恪靖露出痛心的神情，「是谁逼你的吗?」

胤禑没说话。

「你别以为你不说话就没事!」恪靖火了，「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若你皇额娘看了会有多失望。」

「那你呢?」胤禑不服气的回嘴，「皇额娘知道你出宫吗?若她知道，她一定也会落泪吧?」

恪靖一时语塞。

他们之间交谈的称谓透露出些许的古怪，恪靖自称本宫，然後皇额娘、出宫……章绮伊一脸的困惑。

「他到底是谁?」拉著恪靖的衣角，章绮伊追问。

「我弟弟!」

「那他不也算是……」她的话声隐去。

「胤祉的弟弟!」恪靖接口，她看著胤禑的目光一柔，「那为什么?难道连我都不能说?」

「与你无关!」胤禑的口气满是不驯。

恪靖忍不住皱起了眉头，「你若将你的难处据实以告，我可以向三阿哥求情，饶你不死。」

「现在我跟死也没什么分别。」

章绮伊注意到他眼底的悲恸。

「你就说说嘛!」她竟然动手想要解开他身上的链子。

「你在做什么啊?」恪靖大吃一惊。

「放了他!他是你的弟弟不是吗?这样绑著他不好，」章绮伊挫败的道，「似乎得要有钥匙才有办法放他。」

「废话。」恪靖忍不住啐道，「你敢放了他?若我三哥怪罪下来的话，可有你受的。」

提到胤祉，章绮伊有半刻的迟疑，但一想到胤祉把自己的弟弟关在这里，她就觉得不妥。

「不如你说说你为什么要杀胤祉吧?」章绮伊放弃的松开了手，目光移向胤禑漆黑的眸子，「就当做我被你砍了一刀的代价如何?」

胤禑冷哼了一声，摆明不把她给放在眼底。

「别这么高傲的样子!」章绮伊秀丽的脸庞有著困惑，「要杀一个人一定有原因，更何况是杀自己的兄长，如果是因为有人逼你的话，你大可说出来，我们可以帮你。」

「你凭什么帮?」胤禑啐道，「你不过是个平民百姓。」

他的语气使她不以为然，「平民百姓又如何?你们以为说什么皇阿玛、出宫，就代表你们是皇亲国戚不成!」

她话一出口，恪靖和胤禑都没说话。

章绮伊先是一楞，然後目光飘向恪靖，「皇亲国戚?」

恪靖闪躲著她试探的目光，看向胤禑，「你可要帮我做证，我什么都没说，是她自己猜到的。」

章绮伊脑袋突然轰的一声。

「没那么严重吧!」恪靖眼明手快的扶住摇摇欲坠的她，「你可别昏在这里，我会被我三哥砍了的。」

章绮伊思绪一片空白，还来不及消化这突如其来的消息。

「老实说，是你太後知後觉了，怎么看也看得出我三哥不是普通人吧!要不然你看我也知道，我这么一个金枝玉叶的大家闺秀。」

此绮伊根本就没有把恪靖的话给听进去。

这真是太震撼了。

「那你们真正的身份是什么?」章绮伊虚弱的问。

恪靖跟胤禑对看一眼，恪靖一个耸肩，没有回答。

「胤禑。」他冷冷的开口，「皇十二阿哥。」

章绮伊深吸了口气，脸色微白，怀疑自己是在作梦。

恪靖见状则是一个头两个大，看己是闯祸了，若是她不要强要章绮伊带她来这就好了。

「伊伊姊姊——」

「什么都别说。」章绮伊伸出手制止恪靖，神色一敛後连忙收回自己的手，看著恪靖，「你又是谁?」

叹了口气，她低声下气的说：「我是和硕恪靖公主，我皇阿玛都叫我——四公主。」

「好极了!」章绮伊一股气升了上来，这个该死的胤祉，把她当猴子耍，「一个阿哥，一个公主，那他呢?」

「老实说……」恪靖有些为难，「三哥也是阿哥，早些年被封为诚亲王。」

「亲王……好一个亲王。」

她平静的神情看不出实际的思绪，这使得恪靖不安，她看了自己的弟弟一眼，都是他惹出来的祸事。

胤禑只是冷哼一声，胤祉将会面临这女人如何的对待，根本与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会入赘吗?」幽幽的，章绮伊问著两人。

「入赘？！」胤禑平静的神情第一次有了变化，他怔仲的问：「你说的是三阿哥入赘吗？」

「对!」章绮伊简短的说。「会吗?」

恪靖笑得有些为难。想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她根本就多此一问。

「皇族之人，更何况是个亲王，怎么会入赘?你被耍了。」胤禑的话无异是落井下石。

「胤禑!」恪靖瞪了自己弟弟一眼。

就见胤禑转开视线，一点也不认为自己有错。

「我要杀了他!」章绮伊几近咬牙切齿的说。

「冷静点!」恪靖连忙拉住打算离开的她，极力安抚著，「三皇兄这么做一定有他的理由。」

「什么理由?」

恪靖眨了眨眼，什么理由，她怎么知道?

「你也说不出来对吗?」她的泪在眼眶里打转，瞧自己做了多大的一件蠢事啊!

亲王，上天真是跟她开了一个大玩笑，她竟然会在芸芸众生之中挑上个亲王入赘她家。

愚蠢已经不足以形容她的笨了。

吁了口气，恪靖低下头闪避章绮伊的目光。

胤禑的嘴角勾出嘲弄的弧度，「甘愿为他挡了一刀，差点命丧黄泉，到头来，他不过在耍你，跟你玩玩，三皇兄是太过份了。」

「胤禟!」恪靖怒不可遏的瞪了他一眼，事情已经快要不可收拾了，她可不需要他再来插上一脚，「三哥对伊伊是真心对待，你别忘了，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你不也一样吗?」

胤禟闻言，脸色一沉。

说到此，恪靖露出了然的神色。

「难道，是为了端静格格?」

端静格格是杜楞郡王卜扬萨的千金，与胤禟年纪相仿，两人情投意合，但在日前，端静格格却被指给八阿哥——胤禩为嫡福晋，胤禩一向是反当今皇太子的，如此看来——

「八阿哥答应了你些什么?」

胤禟脸色沉了下来。

「不管他答应了你什么，他都不会做到。」胤禩是个心狠手辣之人，恪靖打从心底不喜欢他，「你明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怎么会笨到去相信他?你若答应他杀了胤祉，接下来呢?他会要你杀了五阿哥胤祺，然後是七阿哥胤祐，最後则是皇太子，你要杀多少人才能满足他，你知道吗?你这么做无非是给自己找死路，也害了端静。」

提到自己的心上人，胤禟的脸色微变。

「你真是个笨蛋，」恪靖怒气冲冲的看著他，「亏你才艺双全深受二阿哥和三阿哥欣赏，没想到你行事这么不经索。」

「说我做什么?」胤禟不服气的回道，「三阿哥真好吗?玩弄一个姑娘家的感情，这样就是英雄所该为吗?」

「我现在不是在跟你谈这个!」恪靖几乎是用吼的。

章绮伊实在不想在这里继续听下去，管他们说什么要杀几阿哥几阿哥，管他什么皇太子，她已心痛的不知道如何是好，她转身冲了出去。

「伊伊——真是!」恪靖将衣袖一扫，「你自己在这里好好想想，想通之後，我便请三皇兄放你出去。」

没等胤禟回答，恪靖急急的去追章绮伊。

www.xunlove.comwww.xunlove.comwww.xunlove.com

一直守在门口的葛理哈看到章绮伊掩面跑了回来，不由得吃了一惊，明明没看到她出门，怎么现在她从外头跑了回来，还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

「伊主子——」

「你别叫我，一群大骗子!」绕过他，章绮伊抽抽噎噎的大声吼道。

骗子？！葛理哈一楞，看著门用力被关了起来。

「四公主?」看到一脸焦急的恪靖跟著出现，葛理哈忙不迭的迎了上去，「这是怎么一回事?」

「穿帮了!」恪靖无奈的说。

「穿帮了?」葛理哈一脸不解，「奴才不懂。」

叹了口气，她老实招出，「她知道三阿哥的身份了。」

葛理哈闻言脸色大变，「怎么会?这若让三爷知道不得了，四公主，你怎么会说出去呢?」

「本宫有那么笨吗?」恪靖瞪了他一眼，也懒得解释，急急的拍著章绮伊的房门，她可得赶在三皇兄回来之前，安抚好他的心上人，不然她可惨了，「伊伊好姊姊，把门打开来，让妹妹进去好吗?」

房内一点声音都没有。

这可完蛋了，恪靖不死心的又拍著门，「伊伊好姊姊，妹妹可从来没有求过人，你就看在这一点，让我……」

门被打开来，哭得满脸通红的章绮伊出现了。

「公主你是金枝玉叶，就别花时间在民女身上，请回吧!」砰的一声，门又关了起来。

恪靖看著紧闭的房门，好一会儿找不到自己的声音。

「你也看到了，谙达，我已经尽力在安抚她了，可是她不理我，你要帮我做证!」烙靖想了想，决定还是先找个地方躲一躲比较好，所

以她走向葛理哈，「本宫先回景阳轩，还有十二阿哥的事，替我跟三阿哥说一声，要他放了他，我保证不会让那小子再伤害任何人。」

「可是公主——」

「不要再可是了，」恪靖走了几步，想想不妥，又折了回来，「算来，你还是什么都别说，就当我没来过，十二阿哥的事，我自己同三阿哥说去。若三阿哥问起，千万别说见过我，不然本宫砍你的脑袋。」离去前，她还不忘威胁葛理哈一番。

葛理哈困扰的看著恪靖，章绮伊的火爆脾气是有目共睹的，天色渐晚，主子也该回府了，看来今夜三希堂会很热闹。

第八章

葛理哈一直没机会可以向胤祉提醒他将大祸临头，因为一回到三希堂，胤祉就忙著教训自己不成材的兄弟。

他怀抱中的女子果然是生得国色天香，但这依然不能抹去她是个有夫之妇的事实。

「干么这么看著我?」胤祺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回视他，右手拨著怀中佳人的长发，惹得她满脸通红，看她巴不得找个地洞钻的样子，他不由得一笑。

胤祉见了，清了清自己的喉咙，真是受够了胤祺这么堂而皇之在他面前流露出来的柔情。

胤祺叹了口气，不是很情愿的缩回自己的手，不过依然抱紧怀中佳人，不□离开。

反正从胤祉找到他之後，就没给他好脸色看，他干么凡事要顺他的意。

胤祉还是瞪著他。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胤祺咧嘴笑道，「我也不过是凡人，食色性也。」

「她是有夫之妇!」胤祉忍不住提醒，他一针见血的话语使得胤祺怀中的女人脸色一白。

胤祺不是很在意的耸了耸肩，他看上眼的女人，管她身份为何，而她——打从第一眼看到，他便如同失了心似的，不得到她，他不甘心离开此地。

「别理会他。」胤祺亲密的在她的耳际低喃，「他是在嫉妒咱们。」

胤祉闻言受不了的直摇头，「阿玛过几日便会到江宁，你最好——」

「我明白。」胤祺穷极无聊的搔了搔头，「我自有打算，你大可不用担心，我们可以用膳了吧?」

他肚子饿死了，偏偏面对满桌菜肴不能动筷，而他的心上人此刻一定也饿了。

「对了!不是说恪靖那丫头来了，现在人呢?」

胤祺的目光看向一旁的侍女，他方才不已经要人去叫了，怎么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恪靖的人。

「公主说她身体不适。」立在一旁的宛儿尽责的说。

「身体不适?」胤祉将嘴一撇，「不知她又在搞什么鬼，章姑娘呢?」

「章姑娘她身体也不适。」宛儿接口。

胤祉忙不迭的站起身，「今早出门时她还好好的。」

只顾著数落胤祺，倒也忘了先问葛理哈今日章绮伊如何?他左右看了看，没有葛理哈的身影，难不成真出了什么事?

胤祺冷眼旁观的看著胤祉的转变，出口取笑，「恪靖若在此，看到你的态度肯定会大发娇嗔，说你偏心了。」

胤祉没有理会他，迳自说：「你若饿了，就先用膳吧!我有事不陪你了。」

「请!」胤祺也不以为意，自顾自的动筷，还不忘夹了块东坡肉，不顾怀中的佳人拒绝，迳自喂著她。

说他风流，四处招惹莺莺燕燕，胤祉自己也是半斤八两，看样子，来江宁遇上心上人的可不只他一个。

胤祉疾步往所居住的苍震轩走去，远远的就看著葛理哈手足无措的在门前的回廊走个不停。

「三爷!」葛理哈一看到胤祉脸色微变，但还是硬著头皮迎了上去，「你……用完膳了啊?」

「怎么回事?」胤祉冷眼看著他不自在的神色，「出了什么事吗?」

「这……」葛理哈欲语还休，最後他的目光飘上紧闭的门。

胤祉微皱了下眉头，走了过去，试探的一推，如他所料，门被锁上，他的目光又飘向葛理哈。

就见一向有话直说的他还是吞吞吐吐的说下出半句话。

「开门，伊伊!」胤祉拍了拍门。

里头没有回应，胤祉皱眉，这是他第几次被锁在门外了?这若变成习惯，总有一天他会发疯。

「到底怎么回事?」他转身不悦的看著自己的属下。

「伊主子在里头。」葛理哈只能这么回答。

胤祉心生疑窦，他当然知道伊伊在里头，他回身再次拍著门，这次力道增加了些许，「伊伊，开门，不然我生气了。」

几乎在他说完话的同时，门被打了开来。

「怎么？！如果我不开，你要再一次把门给劈开吗?」

被这么一抢白，胤祉一时之间没有回应，他只注意到她红肿的眼，心生怜惜的伸出手，「怎么了?」

她头一侧，躲过了他的手。此刻她不能忍受他的碰触。

他看到了她的闪躲，觉得有些恼怒。

葛理哈见状，就算主子会震怒，也只得说了，他在胤祉的耳际低语了几句。

胤祉闻言脸色一敛，他早该知道恪靖到来只会坏事。

他挤出一个笑容，对著自己的心上人，「伊伊，你听我说——」

章绮伊瞪了他一眼，「你放心吧!」她打断他的话，「我等在这里就是要听你说。」

语毕，她折回房里。

胤祉跟著走了进去，葛理哈立刻将门给阖上。

「说吧!」背对著他，她僵硬的说。

胤祉以著温润嗓音柔声的说：「你都知道了。」

章绮伊闻言，再也忍不住气怒的转身面对他，「你该不会就只有这一句话说吧?」

「不然呢?」胤祉清清喉咙，「我并不认为自己的身份是了不得的大问题。」

章绮伊难以置信的看著他，没想到他的反应竟然是如此的平心静气，一点不见对她的欺骗有任何愧色。

她冲动的扬起手，给了他一巴掌。

胤社被她打得头一偏，回过头，他一脸愕然，从小养尊处优，没被任何人打过，更别说女人……

他攫住她的手，「不准再有第二次，不然……」

他的话声隐去，双眸瞪视著她，留给她想像空间。

看到他怒气冲天的模样，她有半刻的惊骇，但最後她的眼神一冷，「不然怎么样?杀了我吗?」

他听出她语气中压抑的不满。

微眯著眼，他伸出手环著她，「你在生气?」

「不该吗?」她想逃开他的怀抱，但他却抱个死紧，一张嘴还试图吻上她的唇，一点都不把她的不悦给看在眼里。

这么自以为是的态度使她的怒火更炽。

「你真是该死!」她大吼了一声。

然後，用力的踩上他的脚，趁著他惊愕的当头，狠狠的朝他的小腿陉骨踢去，将他双手反剪，压他单膝跪了下来，动作一气呵成。

「章绮伊——」胤祉万万没想到自己会受制於她，他试图挣扎，却反而使自己的脸被她压得更靠近地面，「我警告你，立刻把我放开!」他的口气告诉她，他已经被激怒了。

「我不放，你能奈我何?」她居高临下的看著他，被他耍了那么久，她不给他点苦头吃，她就不叫章绮伊。

「我要狠狠的打你一顿。」胤祉近乎咬牙切齿的说。

「现在谁打谁还不知道呢!」她的拳头一点都不留情的敲向他的脑袋。

他痛得皱起了眉头，没想到她来真的。

「你到底吃错了什么药!」他低吼的问。

「我也正想问这个问题，」她气恼至极，「要不然我怎么会瞎了眼的看上你，还相信你的鬼话，以为你真会入赘我章家。」

「我从未答应过你什么，」他提点她，「我只说我会考虑。」

他的话使她忍不住加重自己的力道，存心要弄痛他。

「其实根本就不可能的事，还说什么考虑!」她的眼泪不争气的流了下来，「我恨死你了。」

他趁著她说得愤慨之际，突然一个挣动，用肩膀撞向她。

章绮伊没料到他会突然动作，手一松，脚步一个跟跄，差点撞向铜镜，但胤祉眼明手快的拉住了她。

「放开我!」她没料到不过转眼间，自己反而落入他的怀中。

「不放!」他紧环住她，一口回绝，「我承认我有错在先，但你有必要反应这么激烈吗?」

他的话使她气得说不出话，只能拿著一双美目死瞪著他。

「反正你已经是我的人，等著跟我回京便是。」

「你少自以为是!你弄得我的手很痛!」她恶狠狠的说，她才不要跟他回什么鬼京城。

胤祉闻言，微松开手，「不准再对我动粗。」

「就算你想也没有机会了。」她趁著他略松手劲的时候甩开他的手，还不忘推了他一把。

「你是什么意思?」

「我要回去了!」像是要证明什么似的，她走向大门。

「你说什么?」他伸出手要捉住她，却被她几个旋步给躲过。

「我要回去了。」她对他扬起下巴，倔强的表示。「回章家。」

「不准!」他怒吼。

「我管你准不准。」她的脾气若起来，威力可一点都不输给他。

她一个转身，才要拉开门，门扉立刻被他压住。

「你这是做什么?」她不悦的斜睨著他，「不让我走？！难不成你想关我一辈子吗?」

「如果你真要走的话，我一点都不介意关你一辈子。」他的口气依然一派的自命非凡。

她的双眸危险的眯了起来，这个该死的男人，下阿鼻地狱去吃苦受罪也是罪有应得。

「怎么，你还耍不够我吗?」她看著他的眼神几乎可以说是对他恨之入骨。

他的眼神微微一黯，伸出手抱住了她，「对不起!我真的错了，但我并非耍著你玩，我是真心喜爱你的。」

章绮伊的身躯一僵，不可否认的，她被他真诚的语气所影响，但是——

「你对我说了那么多谎话，我怎么知道你这次是真是假，」说到底，她已经不信任他，「你会入赘我家吗?」

胤祉肯定自己的答案不会是她所想听的，於是叹道：「这点不在我们现在讨论的范围。」

「就连我们要谈些什么都得听你的吗?」她在他的怀中挣扎，「你真是该死!」

「伊伊!」胤祉更加用力的搂著她，「只要我们在一起，入不入赘重要吗?」

「不重要!」她瞄了他一眼，不意外的看见他露出释然的笑容，她立刻接著说：「所以对你而言，入赘章家应该也无所谓不是吗?」

胤祉先是一楞，然後轻笑出声，果然是个伶牙俐齿的丫头。

「如何?」她追问。

叹了口气，他摇头，「我已派人查过，你阿玛早编入八旗，你是个旗人，所以诚福晋这个位置非你莫属。」

她的眼神一冷，她对福晋这两个字一点兴趣都没有。

「你到底入不入赘?」她不死心的再问一次。

他看著她，然後摇头。

她心一冷，虽然这早在她预料之中。

「我们缘尽於此!」她的眼神飘忽，感觉像是离他越来越远。

他一急，紧搂住她，力道之大几乎捏碎了她的骨头，但她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很多事多说无益。

她面无表情的看著他，「我想，在京城里多得是女人在等著你的选择，我，一个平凡无奇的女子，你就放过我吧。」

「不放!」他抿紧嘴，「至死都不放。」

她眯起眼，抬起手，在他惊愕的目光下，笔直的劈向他的颈项，当他眼眸闭上那一刻，她看到的是他无法说出口的狂怒。

www.xunlove.comwww.xunlove.comwww.xunlove.com

「伊主子？！」葛理哈看到章绮伊唤了声。

「进去照顾他吧!」她看都不看他一眼，迳自走了。

葛理哈先是一楞，然後看到屋内倒在地上的胤祉，脸色一变，急急的上前，扶起了他。

「你是胤祉的心上人!」原本以为不会有人挡住自己的去路，却没想到一个飘逸的男子靠在红柱上，笑著打量她。

章绮伊没有理会他，打算绕过他，她没有多少时间，胤祉随时都有可能会醒过来。

「姑娘。」胤祺嘻皮笑脸的挡住她。

「好狗不挡路!」她冷冷的说。

胤祺俏皮一笑，仍没有让路的打算。

她脸色铁青的瞪视著他，「你为什么要挡著我?」

「你要离开，胤祉同意吗?」他没有回答她，迳自气定神闲的问。

「我要离开不需要他同意。」她一脸的严肃。

「我可不认为。」他一笑，「不如我们跟他说一声吧!」他伸出手，打算拉住她。

章绮伊见了，连忙闪过他的手，让他只碰到她的衣摆。

他的眼底闪过欣赏，看来这不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姑娘。

「别再挡我的路，不然我不客气。」她怒目恐吓。

他耸了耸肩，倒想看看她要怎么不客气法。

她的手向後一摸，这才想起自己的弯刀被胤祉收了起来，她一个跺脚，只好抡起拳头朝眼前笑嘻嘻的男子身上打去。

胤祺没有闪避，只是用手中的扇子三两下便挡下她的攻势。

章绮伊脸色微变，看他的打扮，她还以为他只是个读书人，没想到他还会还手，她的心一横，再次出手。

令她生气的是他只守不攻，而且只用单手跟她对打，摆明了不把她给看在眼底，这是对她最大的侮辱。

胤祺嘻皮笑脸的应付她凌厉的攻势，招式是不错，但毕竟是个姑娘家，力道不足，根本伤不到人也近不了他的身。

正玩得起劲的他一点都没有注意到一旁有个黑影出现，然後那个黑影突然窜出。

他一惊，只稍稍一瞥，便认出来人是谁。

他诅咒出声，连忙挡在来人的面前，怕章绮伊的拳头打中佳人，他的肩上也因此被章绮伊狠狠的打了一掌。

他忍不住出声，整个人趴了下去。

章绮伊吓了一跳，连忙收回自己的手。

「万黼!」祝聂芸完全没料到自己冲出来会令胤祺受伤，她不过是想阻止他们罢了。

她撑不住胤祺瘫倒的身躯，跌跌撞撞的坐在地上，扶著闭上眼的他都快哭了。

章绮伊错愕的看著眼前这一幕，她又没有用全力，这男人怎么会被她打晕了呢?

「万黼!」祝聂芸焦急的呼唤著，可是胤祺没有给她任何回应。

章绮伊见状，也蹲了下来。

「你们为什么打起来?」祝聂芸一张哭得梨花带泪的脸庞美丽不可方物，她抬头看著章绮伊，在这里见到她的意外已经被担忧胤祺的伤势给取代。

「我……」一时之间也不知道从何解释起，只不过——「祝大妹子，你怎么在这里?」

「我跟万黼来的。」祝聂芸哽咽的说。

「万黼？！」章绮伊看著已经晕厥在地上的男子，见自己的姊妹哭得那么伤心，说什么也不能放下他不管，於是她蹲了下来，拍了拍他，「喂!你别装死啊!我又没有用很大的力气，你不可能这么就晕了的。」

祝聂芸见状，一时慌了心神，紧搂著他，「快找大夫。」

「找大夫？！」章绮伊想想有理，连忙站起身，不过才踏出第一步就跌了个狗吃屎。

「伊伊!」祝聂羹心惊的看著章她，「你怎么了?」

「没……没……什么。」章绮伊困惑的看著地上，方才这个叫万黼的男子，脚明明就不是摆在这里的，现在怎么……

她摇了摇头，忙不迭的爬了起来，要往大门的方向而去。

一道黑影迅速移动，速度之快眨眼间就挡在她的面前，章绮伊不察，直直的撞了上去。

当她又要跌在地上时，被一双大手捞起，扶住了她。

她怔仲的瞪大眼，有半刻搞不清状况，对胤祉突然的出现有些茫然。

「起来吧!」胤祉一手捉著她，脚则一点都不客气的踢了踢自己的兄弟，「别一直赖在地上。」

胤祺的眼睛还未睁开，嘴角先勾起一个弧度。

「你没事？！」祝聂芸注意到他表情的转变，用著一双泪眼看著他。

胤祺睁开眼睛，轻笑摇头，抬身亲了亲她的脸颊。

章绮伊见了，瞪大眼，这个男人——她想上前去，不过手被胤祉攫住，根本动弹不得。

「放开我!」

「不放!」他简短的拒绝。

「你——」她怒目瞪视著他，然後看著自己的手帕交继续被个男子轻薄，一股气升了上来，「祝大妹子，这里没有一个是好人，你别被骗了。」

祝聂芸被胤祺轻柔的扶了起来，清秀的脸庞全是不解，「伊伊，你错了，万黼人很好。」

「好个大头鬼——」

「丫头!」胤祺用著手中的扇子轻敲章绮伊的脑袋，「别胡说八道。」

「你干么打我?」章绮伊火大的问。

胤祺看她不驯的模样，不由得摇了摇头，胤祉是个怪人，就连挑对象也莫名其妙，竟然找了个火爆脾气的女子，像他，他搂了搂怀中柔情似水的佳人，这才是真正的宝贝啊!

「胤祉，你该教她点规矩。」他懒懒的说。

胤社握著章绮伊的手一个用力，冷硬无情的说：「我正有此打算。」

他拖著她走，她不依，最後他索性打横的抱起她，惹来她的尖叫打骂，他眉头皱都不皱一下。

祝聂芸见了，不由自主的想跟过去，但被胤祺拉住。

「不会有事的。」他柔声的说。

「可是——」祝聂芸一脸的迟疑，但在胤祺的坚持下，也只好留在他的身边。

看来，平静生活有了巨大改变的人，不单单是她而已，看著两人消失身影的方向，祝聂芸在心中幽幽的想。

www.xunlove.comwww.xunlove.comwww.xunlove.com

「你可以自己选择留下来，还是让我关你一辈子。」胤祉一点都称不上温柔的将章绮伊给甩进房里。

她愤怒的看著他，都是那个什么万黼坏事，不然她早离开了这里，他就不要落在她的手里，不然她会要他好看。

「你不错嘛，除了葛理哈之外，还有一个武艺高强的忠仆。」她语气酸溜溜的。

忠仆？！胤祉想了一会，「你说万黼?」

章绮伊点头。

他摇头，「他是我皇弟，不是什么忠仆。至於万黼是他之前的名字，後来改叫胤祺了。」

章绮伊闻言，眼底闪过一丝狂怒，「你的意思该不会是说，他也骗了祝大妹子吧?」

胤祉耸肩，关於胤祺的风花雪月他一点兴趣也没有，更何况她口中所言的祝大妹子只是个有夫之妇，不是什么黄花闺女，那就更不用放在眼里了。

章绮伊见他一副无所谓的模样，不由得双手握拳，表情像要杀人似的。

「别再对我动手动脚，」胤祉见状，先发制人，出声警告，「不然我不会再跟你客气。」

她完全没把他的话给听进去，只觉快气坏了，一个一个的坏蛋，赤手空拳打不过，她丢点东西总可以吧!

不顾他的警告，她拿起桌上的茶杯就往他身上丢。

「伊伊——」胤祉大吼，闪过她丢过来的茶杯，飞快的趋近她的身旁，制止她下一个动作。

「放开我，你这个大骗子!」她气得想要吐他一口口水。

他的眼光一冷，把她抱进内室，丢在床上，开始拨她的衣服。

她尖叫了一声，「你要干么?」

该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还想要她吧?

「放心，」他露出一个邪恶的笑容，「我会先去找恪靖算帐，至於你——我稍後再来对付。」

她愤怒的挣扎，但他也不是省油的灯，依然神色自若的剥下她的衣服。

「胤祉，我会宰了你。」

「等你能逃的时候再说吧!」他得意的将她脱得精光，还把她给绑了起来。

她挣扎著，但是根本就动弹不得，只能气极的瞪著他，这个该死的男人，竟然这样将她五花大绑起来。

「我一定要宰了你!」她恶狠狠的说。

「我等著。」他用力的吻著她，直到她的唇变得红肿才放开她。「章绮伊，你逃不掉的。」离去前他替她盖上暖被柔声的说。

「浑帐!」章绮伊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委屈而又愤慨，她怎么会遇上这么一个狂人，让自己落得这个下场。

第九章

就在胤祉前去教训恪靖之际，三希堂来了个不速之客。

一名面目清瘦，白髯飘飘的老者带著几个随从轻简的来到，锐利的目光可知他是个很有智慧的老者。

「我们进去吧!」老者语气轻淡的对身後的随从们说。

其中一名随从翻墙而过，打开了三希堂的大门，老者神色自若的踏进六、七年前下令大兴上木的别馆，这还是他头一遭前来。

听到大门口传来的声响，葛理哈前来察看，这一看到站在回廊上的人，脸色立刻大变。

「皇……皇上万岁万万岁!」葛理哈一楞，连忙跪了下来。

「谙达，」康熙尊称著自己子女的老师，「起喀吧!」

葛理哈忙不迭的站起身，皇上突然来到，这可怎么是好?

「三阿哥呢?」康熙的头转了转，不见已经有段时日不见的儿子。

「微臣立刻去找!」

「不急!」他制止了葛理哈的动作，「你先跟朕说说，三阿哥最近如何吧?」

葛理哈感觉自己的额头冒出冷汗，若说下江宁是为了杀德亲王，主子肯定有事，可是不说……

「三阿哥为何留连江宁?」

葛理哈的眼睛一转，「回皇上，是——为个姑娘。」

「姑娘!」康熙露出一个笑容，「你倒是得跟我好好说说。」

他随兴的坐了下来，一脸的兴致盎然。

他已有三名皇子，一位公主举行大婚过，而他自认翁媳之间最重和谐，他指给皇子的嫡福晋，并不全都出身显贵，重要的还是几个阿哥自己的感觉。

「其实关於那位姑娘，微臣也不甚明了。」葛理哈必恭必敬的回答，他简短的将胤祉与章绮伊相识的经过给重复一次，最後硬著头皮说：「而这位章姑娘要三阿哥入赘就是。」

康熙怀疑自己听错了!入赘……要他的皇子入赘？！

「朕要见见这位姑娘。」他的脸上看不出他实际的想法。

葛理哈脸色一白，不知所措。

「有何为难?」康熙挑高一边的眉毛问。

「三阿哥正在四公主房内，待微臣——」

「不用等他!」

康熙的一句话使葛理哈吞下所有的话语，迳自带著康熙一行人前往苍震轩，不过才走近，便听到房内传来咒骂声。

葛理哈听了，脸色是一阵青一阵白，久久不发一语。

康熙眼底闪过一丝趣味，看己的三阿哥挑了个火爆的姑娘，他用眼神示意了下，葛理哈只好将门给打开。

「死胤祉，你给我进来，」听到门打开的声音，章绮伊以为来人是胤祉，立刻破口大骂，「警告你立刻把我给放了，不然我待会儿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皇——」

康熙手一伸，打断了葛理哈正要解释的话语，他缓缓的走进内室，只消一眼，他便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你们全出去!」他简短的下令，他可不能让三阿哥未来的福晋赤身给下人见著。

没人敢违背，鱼贯的走了出去。

听到陌生的声音，章绮伊转过头，看到老者，尖叫一声，然後连忙低下头，好险暖被将她整个身子都盖了起来。

「你是谁?」她口气不驯的问。

康熙露出一个浅笑，「你又是谁?」

「我先问你的!」她不悦的瞪视他，这老者有著睿智的目光。

康熙一笑，「玄烨。你呢?」

他和蔼可亲的态度，令她不好继续怒目相向，只好低声的回答，「章绮伊。」

「旗人?」

她对天一翻白眼，点了点头。

「哪一旗?」

「正黄旗!」

康熙点了点头，「你怎么会被绑在这里?」

说到这个就有气，她火大的吼道：「还不是那个该死的胤祉骗我!他说要入赘我家，现在我才知道他是个鬼阿哥、鬼亲王，根本不可能入赘，说到底，他在耍我，现在我要走，他就把我绑起来了。」

康熙听她一口气说完，摇了摇头，看来三阿哥的脾气要改改，不过这丫头的脾气也不是太好。

「三阿哥已经有了个内定的福晋了。」这是数个月前选秀女时，他替三阿哥所挑的。

章绮伊闻言脸色一白，但她倔强的咬紧牙关，「是吗?那就恭喜他了，请你放了我，大恩日後必报。」

「你愿随我回京吗?」

「我干么跟你回京?」她一脸的莫名其妙。

「我可以做主让三阿哥跟你长相厮守。」

她冷哼了一声，「你以为你是谁，胤祉是皇子，你有什么能耐做主，难不成你是他皇帝老子……」

她的话语蓦然隐去，皇帝——玄烨……康熙帝？！她看著老者的笑，双眸震惊的大睁起来。

康熙依然一副温和的模样，他传己的内侍，将章绮伊给放了，让她将衣物给穿戴好。

如同来时一般，不惊动太多人的离开了三希堂，就连葛理哈也一并带走。

而胤祺早在他踏进三希堂时，就带著祝聂芸从後门溜了，至於兄弟胤祉，他也只能要他自求多福了。

www.xunlove.comwww.xunlove.comwww.xunlove.com

就算是皇帝也不能这么不讲道理吧!

章绮伊不悦的在船上走来走去，船已快靠岸，船上的人忙碌著，这些时日她被逼著跟随康熙巡视运河。

葛理哈说，皇上挺中意她的，她要嫁入皇室是指日可待，可是这不是她要的，她要的是胤祉入赘!

「怎么又气嘟嘟的样子?」康熙远远的就看章绮伊浑身火气。

「皇上万岁——」

「别多礼了。」康熙看著渐近的岸边，不由得叹了口气，这次下江宁，不服老也不行了，以前原本觉得轻松的行程，这次定来几乎要了他半条命，好险有这个小姑娘陪著替他解闷，让他忘去些许的不适，「谁又惹你生气了?」

章绮伊瞄了他一眼，没有回答。

康熙哈哈大笑，「不会是朕吧?」

章绮伊的嘴一撇，还是没有回话。

「朕又做了什么?」

「我要回家!」她的脚一跺，直截了当的说。

经过几日的相处，章绮伊挺喜欢面目慈祥的皇上，但她可不想一直待在这里。

「回家?还是回三希堂?」

她一楞，老实说，她也茫然了，她是该跟胤祉断了一切的联系，但她舍得吗?

「说说你的难处吧!」

她叹了口气，「我答应我阿玛会找个人入赘章家，但现在看来，胤祉是不会入赘的，对吧?」

康熙点点头。

「所以我不能将心留在他身上。」说这话的同时，她心中一阵痛。「而且，万岁不也说已经帮他找了个福晋吗?可见我们两人是有缘无份了。」

康熙索了一会儿，他是替三阿哥找了个福晋，君无戏言，三阿哥定是得娶他替他挑的绘棈格格。

「丫头，当庶福晋也不错。」他游说著。「朕可以做主，不会令你委屈的。」

要不是这个老头子身份特殊，她真想破口大骂，她章绮伊为什么要跟他人共事一夫。

「不说话，代表同意了?」

她瞪著他。

看见她的目光，康熙没有被冒犯的感觉，反而觉得有趣，这世上敢这么看他的，可没有几个。

船要靠岸了，但岸上有人等不及，俐落的飞起身，轻点河面，帅气的上了船，直直的站定在两人的面前。

看到自己一向疼爱的阿哥有此身手，康熙心中是欣喜的，不过他就这么「飞」过来，似乎有些不敬，所以他还是拉下了脸。

「皇阿玛吉祥。」胤祉先向康熙请安，也不等他有反应，迳自长手一伸，就把章绮伊给拉到自己的怀里。

「三阿哥，你这是成何体统?」康熙有些意外的看著胤祉的动作，忍不住出口训诫。

胤祉不驯的将嘴一撇，不以为然的回嘴，「皇阿玛擅自将儿臣的人带走，又是成何体统?」

看来他是惹怒了自己的阿哥，使他讲话这么没大没小。

重新被胤祉搂在怀中，久违的气息环绕著她，章绮伊一双小手抵在他的胸前，但一听到他自以为是的话，她眼底的柔情抹去，取而代之的是不悦。

「我不是你的人!」她不识相的应道。

「你给我闭嘴!」胤社火大的瞪了她一眼，现在是什么节骨眼，她还有兴致跟他抬杠。

「我为什么要闭嘴?」只要一想到他将她五花大绑的事，她就忍不住发火，「我本来就不是你的人。」

「你——」

「怎样?又要把我绑起来吗?」

康熙清了清喉咙，让两个後生小辈同时闭上嘴。

船已靠岸，诸位王公大臣等著跪迎圣驾。

胤祉见了，只好将自己的话给吞下去，手紧捉著章绮伊的手不放，跟在康熙的身後下了船。

随後，胤祉百般不耐的跟著康熙应付众多官吏，章绮伊则交给葛理哈看顾。

但他根本无心应酬，他最想做的是与章绮伊独处，他已经太久没有见到她、碰她了。

「瞧你心不在焉的样子，要做什么就去吧。」康熙看出他的心思不在，於是开恩的对他道。「可是你可别又搞失踪啊!这次你是一定得跟朕回京的。」

「儿臣明白，谢皇阿玛。」胤社一福，随即离去。

康熙见著他的背影摇了摇头，瞧他著急的模样也知道，他对那丫头是动了真感情，但若他真想要抱得美人归，可能还有一大段路要走。

www.xunlove.comwww.xunlove.comwww.xunlove.com

「葛理哈，你再不让我走，我就对你不客气!」章绮伊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对葛理哈口出威胁，偏偏这个大个子就是不理她。

「葛理哈!」章绮伊气得直跺脚，她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凭她的功夫，她是打不过他。

「葛理哈，你下去吧!」胤祉一进门，不用看也知道她在找葛理哈的麻烦，於是出声解救了自己的下属。

「是!」葛理哈连忙出去，要不是主子有命在身，他根本就懒得与火爆脾气的章绮伊应对。

章绮伊瞪著进屋的胤祉，一点都没有察觉葛理哈已经出去。

这个口口声声说喜爱她的男人似乎是……憔悴了，一发现自己又心软，她立刻将自己的视线移开。

「想我吗?」他伸出手抱著她，双臂缩紧，将她锁在怀抱里。

她想挣扎，但鼻息间都是他的味道，熟悉又令人怀念。她幽幽的叹了口气，老天爷真是爱作弄人啊!她爱他，但他的身份是万万不可能入赘的，这也就代表他与她无缘了。

她将自己窝在他的怀里，似乎想要记住这个味道、这个感觉。

「皇阿玛喜欢你。」

她瞄了他一眼，「你该不会是想把我送给他吧?」

胤祉忍俊不住，收紧手臂，将她抱得更紧。从未这么在乎过一个人，或许从她舍身救他的那一刻起，便注定两人这辈子纠缠在一起。

「就算我肯，皇阿玛可能也无法招架得了你吧!」

「你是什么意思?」

「说你活泼动人。」他吻了吻她的鼻尖，然後是她的嘴。

她就知道，只要他一碰她，她就什么都不要想做了，因为她根本就没有办法抗拒他。

她有些哀愁的任他将她抱起放在床上，褪去两人的衣物……

激情过後，两人之间有著不寻常的沉默。

突然，她压在他的身上，一双美目盯著他，「我可以求你一件事吗?」

他有些惊讶的看著她，他倒是第一次听她如此低声下气的同他说话，「什么事?」

她索了下，「让我走。」

简短的三个字，却带有极大的杀伤力，胤祉整个人一僵——

「你很明白，我们是不可能的，」她幽然的说，「这几日我与万岁爷在一起，听了许多你的事，包括他替你选好福晋，回京之後，你就要大婚分府，你的府里没有我立足之地。」

「这是谁说的?」他的脸色一凛。

「我。」

抬起她的脸，他看到她眼底说不出口的痛。

他表情严肃，一双眼带有深情的看著她，「你要名份?」

她笑了，笑得有点凄然，「不，我要的是个能入赘章家的男人。」

「你在为难我。」

她看著他紧绷的脸庞，「你坚持要我留下，不也在为难我?更何况，打从一开始，我就跟你说得很明白，我要的是个能入赘章家的男人，我从没有隐瞒我的目的。」

「如果真是如此，那张三、李四就行了，为什么选上我?」

他的话使她一时语塞。

是她太贪心，想要得到自己想要的，又要是自己喜爱的男人，而事实证明，世事总难两全。

猛然袭来的情绪使她忍不住落泪。

见到她的泪，他将她给抱紧，力气之大仿佛要把她揉进他的怀抱里。

她没有拒绝，只是窝在他的怀中尽情哭泣。

胤社轻喟了声，心情紧绷，「我去找你阿玛谈谈。」

她的头在他的胸怀中摇了摇，用全身的感官去记得他的味道。

「谈有用吗?」她哽咽的说，「要我阿玛不得已的同意让我嫁给你，然後他天天抑郁寡欢吗?对不起，我做不来。」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要如何?」他焦虑的低吼，难不成真让她走，这怎么有可能?

「那就让我走吧!」她的心一横，提出要求，「反正我可能一辈子也不能适应你那种侯门一入深似海的生活，倒不如——长痛不如短痛吧!」

「该死!」这般冷静，他想要狠狠的摇晃她，但他什么都无法做，因为他不能逼迫她，否则他得到的她就不是原本的她。

他要的是心甘情愿的跟著他走的章绮伊。

他低下头，用力的吻住她，她也热烈的回吻他，眼角流下的泪湿了两人的睑

第十章

终究，胤祉还是让章绮伊走了。

回到京城之後，宫中忙著筹备大婚事宜，这次共有四位皇子同时大婚，而婚後胤祉所要居住的诚亲王府也正大兴土木，但明眼人都看得出他全然没有即将大婚喜上眉梢的模样。

「畅春园」内，长得灵秀的绘棈格格送上郡王府做来的小糕点，殷勤的讨好未来的夫君。

胤祉压下打哈欠的冲动，这全是他皇玛嬷的主意，说什么要让皇子大婚前先跟自己的福晋熟稔、熟稔，就这么一句话，被指给他们的嫡福晋三天两头就进宫，他就算不耐也得虚应一番。

「三阿哥，糕点不合你的口味吗？」绘棈轻声细语的问。

乍见胤祉，她马上被英伟的他给深深吸引，但经过相处之後，她却发现他是阴沉的，而且他似乎不把她的存在当成一回事，这点使她觉得心慌，这是她要面对一辈子的男人，这样的相处——她心生恐惧。

胤祉冷淡的瞄了她一眼，没有回答，目光迳自放向远方。

她不知可好？只要一想到章绮伊此刻可能已经嫁给她那个该死的表哥，他就感到愤怒，拳头不自主的紧握。

绘棈见胤祉不理会她，眼眶不由得一红。

「三阿哥……」她的声音有著哽咽，看他还是不投以注意力，忍不住掩面哭著跑了出去。

「格格——」绘棈的贴身丫鬟小荷见了一惊，「三阿哥……」

「还不去追！」胤祉打断了小荷的话，冷淡的说。

「是！」她连忙追了出去，自己的主子一向柔弱，在郡王府里可是被捧在手心里的宝，偏偏，三阿哥这个未来的夫君一点都不怜惜。

胤祉根本就不在乎自己孤独一人，他独立在亭子里，遥看著远方。

「皇阿玛找你。」胤祺找到了他。

胤祉看了他一眼，「这么快就告到皇阿玛跟前。」他倒是低估了这个绘棈格格在宝元郡王府的地位了。

胤祺看著他的目光带了点同情，「谁叫你不理人家花容月貌的千金女呢？」

胤祉冷哼了声，胤祺可好，这边娶格格，那边照样把江宁的女人给带回京，愉悦的享著齐人之福。

「若真那么在意她，为什么不请皇阿玛下道圣旨把她娶回京呢？」

胤祉实在不怎么想回答他的问题，但脚步还是一停，看著他，「她不会愿意，而我不愿逼她。」

「看不出你还是个情圣啊！」

看到他那取笑的嘴脸，胤祉觉得刺眼，不再理会他的往养心殿而去。

等宫中领事太监通报之後，胤祉直入养心殿见康熙。

「儿臣叩见皇阿玛万岁万万岁！」胤祉一福。

「平身！」康熙穿著朝眼，端坐在椅上，居高临下的看著自己的皇子。

胤祉注意到了在场的还有宝元郡王——纳木札——他未来的丈人。

「微臣见过三阿哥。」纳木札虽然对他仍有不满，但碍於礼数还是唤了一声。

「嗯！」胤祉冷漠的回应。

纳木札见胤祉这样对待自己，脸色不由得微变。

康熙将这一切看在眼底，清了清喉咙，「三阿哥——」

「儿臣在！」

「纳木札向朕说，你冷落了绘棈格格，使人家小丫头哭得像个泪人儿，是否真有其事？」

胤祉看了自己的皇阿玛一眼，见他口气严肃，却未有怒颜，於是据实以告，「是有此事。」

康熙有些意外他回答得如此乾脆，就见宝元郡王一张老脸登时变得更加难看。

「要你们多与未来福晋见面，是你皇玛嬷的意思，你如此冷落人家，岂不坏了你皇玛嬷的美意？」

「若绘棈格格与儿臣大婚之後，我便是这么待她，她最好早点习惯这样的日子，这样的我。」

这般狂妄的口气出自胤祉的口中，康熙一点都不意外，他明白自己皇子的心是遗留在风光明媚的江宁了。

「万岁爷，你可得替老臣做主啊！」纳木札忙不迭的跪下地，对胤祉狂傲的口气感到气怒。

康熙也感到为难，这种事，他就算想管也管不著，大婚之後，三阿哥分府而去，人家小俩口的生活只要三阿哥不要太过份，他也无从置喙。

「三阿哥！」康熙索性轻唤一声。

胤祉抬头看著康熙，最後将脸一撇，他当然明白皇阿玛是要他放低姿态，说几句好听话将宝元郡王给安抚过去，但他打心底不愿意。

康熙叹了口气，这儿子傲起来，连他都没辙啊！

就在这当头，太监宣道——九阿哥求见。

「回来了啊！」从康熙的口气不难听出他的欣慰，这个九阿哥一去塞外不自觉也过了年余。

数年前，九阿哥与皇太子、胤祉还有胤祺和胤祐陪同他至塞外，几位阿哥在围猎中，圈住了一只大熊。

最後胤禟用滑膛枪打伤了那只熊，但熊没死，反而因此凶性大发，但胤禟却冷静的一箭射死了它。

而那年，胤禟不过九岁，所以对於这个儿子，他是十分的赏识。

「儿臣叩见皇阿玛万岁

Chapter_3

万万岁！」胤禟从殿外轻快走来，一身戎装都还来不及换下，就赶来见康熙。

「好、好！起来吧。」康熙欣喜的说。

「谢皇阿玛！」胤禟的目光看向一旁的兄长，「三阿哥。」

胤祉见到自己年余末见的弟弟也露出一个真诚的笑容，从小一起打闹成长，他们的感情好得不得了。

「微臣见过九阿哥。」纳木札殷勤的一福。

他很明白这个九阿哥是万岁爷跟前的大红人，其实三阿哥在万岁爷心目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他瞄了胤祉一眼，他这个未来女婿惹他不快，所以他根本就不想给他好脸色看。

「宝元郡王。」看到有外人在，胤禟的目光一敛，对纳木札一个颔首。

「喀而喀蒙古可好？」康熙问。

「一切平静。」胤禟神采飞扬的回答，此次回京，他是赶回来参加兄长大婚的。「三阿哥、宝元郡王，恭喜！」

纳木札王闻言，笑得勉强，答了声谢。

胤祉则是闷不吭声。

就算再笨也看出有事不对，胤禟目光飘向兄长，就见他神情平静得古怪，他又看了眼皇阿玛，发现一向智慧的他，也有些苦恼。

「何事？」

胤祉摇头，没有回答。

「皇阿玛——」胤禟只好转向问自己的父亲。

康熙无奈的挥了挥手，「你帮朕劝劝三阿哥吧！」

听皇帝这么一说，纳木札忍不住发难了，「九阿哥，你回来得正好，请你来帮老臣评评理。」

「怎么回事？」胤禟有点搞不清状况。

纳木札不客气的将自己宝贝女儿受到冷落的不满一古脑吐出，语毕像是要得到胤禟支持似的看著他。

胤禟看著自己的兄长，三阿哥是狂了点，但不至於会对个女人家这么不客气，有古怪！他露出一个浅笑。

「三阿哥，怎么回事？」胤糖轻松的问。「你可别不说，不说的话，皇弟帮不了你。」

「你能帮什么忙？」面对胤禟的嘻皮笑脸，胤祉就是严肃不起来，於是淡淡的开口，「绘棈格格是皇阿玛指给我的，我不会亏待她。」

「可宝元郡王的意思，是不单要你不亏待她，还要你疼惜她。」胤禟一针见血的指出。

胤祉的嘴一撇，要不是皇阿玛没下旨让他走，他真想掉头走人。

「有心上人？」

胤祉看了他一眼，这一眼两人心照不宣。

胤禟的眼神闪过一丝光亮，双膝著地跪了下来，「皇阿玛，儿臣有个不情之请，还盼皇阿玛成全。」

康熙有些意外的看著他的举动，「说！」

「儿臣的年纪也可以成亲了，而这次皇阿玛未替儿臣钦指福晋，儿臣心中实在遗憾。」

康熙闻言脸色一僵，他不是没有想到替他挑个福晋，而是他的皇额娘说，他的婚事不急，等他回京再说。

「不如——既然宝元郡王也不满意三阿哥这等狂婿，不如就将绘棈格格指给儿臣吧！」

他的话震得殿内三人哑口无言，全都愕然的看著他。

胤禟一脸无辜的看著康熙，「皇阿玛意下如何？」

康熙不悦的一捶桌案，「九阿哥，你将朕的旨意当什么？君无戏言啊！」

「皇阿玛恕罪！」胤禟嘴里是这么说，但一点都不认为自己有罪，反倒觉得自己想了个两全其美的方法。

其实这样也不错，纳木札索著，看九阿哥的样子，怎么都比三阿哥和善，有这样的女婿应该比较不那么难缠才是。

「万岁爷，」他想著也跪了下来，「为了小女的终身，就算是赔上老臣这条老命，老臣也在所不惜，请万岁改指绘棈给九阿哥吧！」

「这……」康熙不由得语塞，就见胤祉一副完全没事人似的立在一旁，不发一语，「三阿哥，你怎么说？」

「一切但凭皇阿玛做主。」

就算顺了他的意，他还是那副狂傲的样子，康熙看著不由得在心中摇头叹息。

「罢了，你们都这么说了，朕再坚持下去，倒也显得冷酷无情，就依你们的吧！」

「谢皇阿玛成全。」

「谢万岁。」

胤祉冷眼旁观的看著事情急转直下，说不开心是假的，但是看向自己的皇弟，他不由心生愧疚。

胤禟丢给他一个无妨的笑容，要他放宽心。

「宝元郡王你就快些回去准备吧！」他可有些事得跟自己的皇子们私下谈谈。

「遵旨。」纳木札喜孜孜的退了出去。

他一出去，殿内一片寂静。

「你们倒是给朕说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康熙一脸的严肃，他们拿他的圣旨当游戏看，他说不生气那是假的。

胤禟耸了耸肩，轻描淡写的说：「三阿哥不想娶，我就替他娶喽！」

「该死！」康熙再次重捶桌案，真会给这个儿子气死，「你把朕的圣旨当笑话吗？」

「儿臣不敢。」胤禟跪了下来，打心底不怕康熙的怒火。

「胤祉！」康熙瞪向自己的三皇子，「你也真是，难不成你在江宁的小情人真会嫁你吗？」

「此事不劳皇阿玛操心，儿臣自有打算。」虽然自己的事解决了，但章家那还有些问题待解。

「你——」再和这两个儿子说下去他会被气死，康熙站起身，身旁的李公公连忙上前扶著他，「朕不管你了，随便你想怎么样！」

「皇阿玛这可是你说的。」胤祉的话使打算离去的他停下脚步。

「当然！」康熙打直腰杆，站在自己的儿子面前，一脸的坚决。

「谢皇阿玛成全，」胤祉跪了下来，「儿臣决定入赘宿迁章家。」

胤禟闻言，眼珠子差点掉出来，入赘……他可有听错啊？

康熙更是错愕，他怎么也没料到三阿哥会来这一招。

「不……不……」康熙结巴起来，这可是难得一见的，「不准！朕……不准！」

他的皇子入赘，他爱新觉罗的面子要往哪里摆？皇室可会因此而成为天下的笑柄。

「皇阿玛是你自己说随儿臣的。」

「这……不算数！」

「皇阿玛，你是君王，怎可言而无信？」

「朕指给你的福晋都可以改指了，说过的话为什么不能当没说过？」

胤祉难以相信这么孩子气的话会出自一向稳重的皇阿玛口中，目光飘向胤禟。

「不会吧，这个也要我帮，我已经帮你够多了！」胤禟忙不迭的摇著头。「恕我爱莫能助。」

他还想留条小命，这次若他帮腔，就算皇阿玛不怪罪，他皇额娘和皇玛嬷那一关肯定有他受的。而且他才帮胤祉接手一个烫手山芋，

现在要他再帮忙……真是饶了他吧！

「皇阿玛！」胤祉皱眉叫唤。

「果然女人是祸水，」康熙觉得一个头两个大，「一个女人就将你迷得神智不清，总之，你要娶她可以，但是不准入赘，其他随你！这是朕做的最大让步，不准再多言。」

「可是——」

被他一瞪，胤祉心不甘情不愿的闭上了嘴，目送著康熙走出养心殿。

「什么女人那么有魅力，让你甘愿入赘？」胤禟难以置信的看著自己的兄长问。

胤祉的嘴一撇，没有回答，只是说：「谢谢你。」

「谢什么？」眨了眨眼，胤禟不是很明白。

「绘棈格格的事。」

「小事一桩，就当做是报答你以前围猎时，把杀大熊的机会让给我吧！」

胤祉一笑，当年不过九岁的胤禟生了场大病，原本不能跟著他们去围猎，是皇阿玛听见他的病情好转，便要他同行。

他们几位兄长发现了那只大熊，合力帮他将大熊给制伏，让大病初愈的他欣喜若狂，也使他得到皇阿玛的赏赐。

「若真如此，倘若胤祐或胤祺不想娶，你也要照单全收吗？」

胤禟仰头大笑，「我是不介意啦！只怕众家格格不愿意吧？」

「你啊！」胤祉见他一副自得的样于，不由也露出一个浅笑。

看著窗外，他的心思飘得老远。就快了！忍不住心底滑过激动，他们重逢的日子就快来了。

www.xunlove.comwww.xunlove.comwww.xunlove.com

章绮伊倚著窗台发呆，算算胤祉离去也已经有三个月了。

他大婚了吗？抬头看著高高的蓝天，盛夏的酷热使她额头发汗，她拿起手缉擦了擦。

「伊伊，这么大热天，怎么坐在那晒呢？」吴氏一进门，看到自己的宝贝女儿忙不迭的道，「晒晕了怎么是好？」

「我没那么娇弱！」章绮伊依然趴在窗台，看著远方，「算算阿玛也快回来了吧？」

吴氏点了点头，章霄汉这次是压了趟镳远赴外藩蒙古的归化，一来一往大概得花月余。看著抑郁的女儿，她的脸上写著说不出的担忧，丈夫回来若看到女儿这个样子，势必会引起轩然大波。

「伊伊啊，」吴氏语重心长的说，「额娘从来没有管过你，一向你想做什么，就随著你，可是——」

「额娘，你有什么要说的就说吧！」看著自己的母亲欲言又止的模样，章绮伊倒是挺乾脆的。

听她这么说，吴氏也直截了当的表明，「你就嫁给你表哥吧！」

章绮伊的脸色微变，「额娘，你这是在问我还是在要求我？」

「这……」吴氏不由得语塞，最後她叹了口气，「若说是额娘在要求你，你会听吗？」

这次沉默的换成了章绮伊，她的脸色一黯。

「伊伊表妹——」卢致伟兴匆匆的拿著一只纸鸢敲了下门进入章绮伊的房间，「今日的天气好，咱们——姑母。」看到吴氏在场，他住了嘴。

吴氏看著他，严肃的神情一柔，微微一笑，「也好，今日天气好，找伊伊出去定走，伊伊——」

「我不想去。」章绮伊懒洋洋的说。

「伊伊——」吴氏皱起了眉头。

「没关系的，姑母。」钉子碰多了，卢致伟倒也看得挺开的，「等表妹想去再去吧！」

看著卢致伟，章绮伊心中升起了愧疚，或许她爱上他，事情就会简单得多，但世事往往不尽如人意啊！

「去走走也好！」章绮伊转念一想，从窗前的椅子上站了起来，原来瘦削的身子有些，明眼人都看得出她有孕在身。

吴氏见状笑了开来，用眼神示意卢致伟，要他再加把劲，不一定女儿会愿意点头嫁给他。

卢致伟忙不迭的护著章绮伊出了章家，两人一同出了镇，到镇郊一处寂静的草地上放纸鸢。

「表哥。」章绮伊见卢致伟忙著放纸鸢的同时，柔声的开口叫唤。

「什么？」他看了她一眼，她并没有因为有孕而显得憔悴，反而更加的艳丽照人，只要看一眼，便令他怦然心动。

「别再花时间在我身上。」

卢致伟的脸色微变，数个月前章绮伊回来，人沉默了不少，没人可以从她口中问出，她离家那阵子所发生的事，而在姑父出发前往归化後没几天，她便向众人坦诚有孕。

他并不因此嫌弃她，因为他是真心的喜爱她这个精神奕奕的俏表妹，而他也一直以为，如此一来，她便会同意嫁给他，没想到……

「你是个好人，值得更好的。」

「我只要你！」卢致伟将手中的纸鸢给丢在地上，情急之下握住了她的柔荑。

「你这是何苦呢？」章绮伊不著痕迹的缩回自己的手，「我有别的男人的孩子，而这个男人会一辈子活在我的心中，这样的妻子，你要来何用？」

卢致伟的脸色微变，但依然坚持，「我不在乎。」

「但我在乎！」她撇开了眼，表哥这人有时还真是死心眼过了头。

「伊伊，你别躲开我。」他要她抬起眼看他，「姑父回来之後得知你有孕的事肯定会大为震怒，不如我们就告诉他，我们情投意合，这个孩子是我们的，我们……」

「表哥，怎么我说的话你都听不懂呢？」章绮伊露出无奈的神情，「我不可能跟你成亲，或许该说——我不打算跟任何人成亲。」

「姑父不会任由你胡来。」他提醒她，还有更难过的一关在等著她。「你嫁给我，可说是皆大欢喜。」

怎样都不可能会皆大欢喜，她的手抚向自己的小腹，幽幽叹了口气。

「伊伊——」

「表哥，你不要再说了，我的心意已决。」她打断他的话。

「你若真那么有能耐，就去找那个该死的男人出来负责啊！」卢致伟三番两次次受到拒绝也动怒了，「我现在愿意帮忙善後，你不感激也就算了，还一直拒绝我，你应该知道，不是所有男人都会像我一样，愿意替人家养杂种。」

他的话使章绮伊的脸色一白，久久不发一语。

沉默在两人之间蔓延，卢致伟似乎也察觉自己的失言，一脸的歉意——

「对不起——」

「没关系，你说的是实话，不是所有男人都那么大人大量。」章绮伊面无表情，「对不起，我累了，想回去休息了。」

他不敢说什么，陪著她往来时路回去，看来这次，他是一点机会也没有了。

www.xunlove.comwww.xunlove.comwww.xunlove.com

远远的，章绮伊就看到吴氏焦急的等在大门口。

「姑母？」卢致伟也看到了，「难不成是姑父提前回来？」

章绮伊闻言，脚步先是一顿，但转念又想，该来的还是会来，於是坚定的迈向自宅。

「额娘。」她唤了声。

「你可回来了！」吴氏连忙迎了上去，「有——」

「是阿玛回来了吗？」

吴氏摇了摇头，若是夫君，她才不会慌张至此。

「那是谁来了，看你紧张……」那大步走出来的高大人影使她的话声隐去，晒了一下午的太阳使她头昏眼花了吗?

卢致伟见她的身影有些摇晃，连忙伸出手打算扶住她，但他伸出去的手却落了空——他眨著眼，有片刻的茫然。

抬眼一看，自己心爱的表妹是晕倒了，不过被抱在一个陌生的男人怀里，他不由得傻眼。

但他心神随即一定，不悦的开口，「你是哪来的登徒子，为什么抱著伊伊? 还不快快将她放开，不然——」

胤祉一个眼神就让卢致伟吓得噤了口。

「伊伊的寝房在哪? 」

吴氏先是一楞，然後指了个方向。

胤祉大步的朝她所指的方向而去。

卢致伟见了原本想要跟上去，却被葛理哈给挡下。

高壮的他一站出去差点吓死卢致伟。

他眼神不安的看向吴氏，就见她也是一脸的担忧，几个男人突然来到家里要找女儿，那股不怒而威的气势，使她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这时胤祉的叫唤从章绮伊的房内传来，葛理哈示意另一名侍从看著卢致伟，自己连忙领命进去，须臾，他又出来，匆忙的上马离去。

「这是怎么一回事? 」吴氏开口问。

侍从冷著一张脸，没有回答。

吴氏一脸的无奈，由於一颗心悬在晕倒的女儿身上，也顾不得其他，迳自走向女儿的闺房，令她意外的是，侍从们并没有挡著她，看来他们要看住的只是卢致伟。

没过多久，葛理哈回来，带著全身冒著冷汗，白著一张脸的张全隆。

张全隆心想自己还真是苦命，没想到告老还乡之後，他这条老命还要屡次受此折腾。

「张大人，你就快点吧！」葛理哈将张全隆给扶下马，「三阿哥等著呢！」

「知道了。」张全隆被他这么一赶，差点从马上摔下来，这三阿哥的心上人真不知道是不是生来找他麻烦的。

「张大人！」葛理哈看他走路慢吞吞的，索性几个大步，将他老给抱起来。

「喂！你这毛小子……」张全隆没料到他会突然来这一招，「你这么抱著我成何体统，想吓死我啊！」

「张大人，你要死也要等看过章姑娘再死！」葛理哈不跟他客气，抱著他疾步走向章绮伊的房间。

听到门打开的声音，胤祉锐利的眼神瞥了过去——

吴氏见到他的目光微微一震，这个英俊的年轻人，那双眼恍若会慑人似的，看得人心惊。

「张大人，」胤祉走向老者，「伊伊不知何故昏过去，你快看看她……」

「三阿哥，您就饶了老臣，别再拉了，不然我老命休矣！」张全隆擦了擦汗湿的额头，对冲过来的胤社说，「我会好好看看章姑娘的。」

胤祉闻言停下脚步，让了开来，一脸担忧的看著他慢吞吞的替章绮伊把脉。

就见他又是皱眉，又是叹息，搞得胤祉一颗心七上八下，「张大人——」

张全隆微抬起手，胤祉只得噤口。

「章姑娘没事，」张全隆把完脉後，面色和缓的说，「可能只是一时激动所以昏了过去。」

「她没事？」

张全隆点了点头，「看来三阿哥要做阿玛了。」

「她的身子骨还可以吧？」胤祉没有反应过来只是焦急的问，他可见过太多因难产而死亡的妃嫔、公主了。

「一切无妨。」张全隆笑了，「关於这件事，三阿哥得要奏明皇上啊！」

胤祉只说：「伊伊就请你老多费心了！」

张全隆在心中叹了口气，他就想置身事外可能也不行吧？

「臣明白。」张全隆站起身，「臣会开几帖药给章姑娘补补身体。」

「葛理哈。」

「张大人请！」葛理哈会意，带著张全隆出去。

张全隆出去後，胤祉的俊颜完全看不出思绪。

「你……」吴氏手足无措的看著胤祉，众人对他的称呼证明了她的猜测，这个年轻人果然大有来头。

「要问什么便问吧！」胤祉紧握著章绮伊的手，淡淡的瞄了吴氏一眼。「坐，为什么一直站著？」

吴氏吞了口口水，紧张万分的坐了下来，「你是谁？」

「皇三子诚亲王——胤祉！」他把玩著章绮伊略显冰冷的手，「你是伊伊的额娘？」

吴氏点头，「你——」

「她肚里的孩子是谁的？」他轻柔的抚著章绮伊的额头问。

吴氏傻眼，这个问题该是她问的吧？

「是她表哥的吗？」胤祉侧头看著吴氏，「为什么不说话？」

她眨了眨眼，一时之间楞住了。

「真是她表哥的？！」他的眼底闪过狂怒。

章绮伊没想到自己醒来听到的竟然是这个，她想坐起身却头晕得厉害，只能无能为力的发出一声。

听到她的声音，胤祉连忙转过身。

「你醒了。」他的口气如释重负。

她瞪著他，早知道她就该答应嫁给表哥，把他给气死！

「我的弯刀呢？」

胤祉不解的看著她，不知道她为何一醒来就要找弯刀？

「额娘，我的弯刀呢？」

吴氏指了指一旁的柜子，女儿回来之後就不练刀了，再加上她有孕在身，她乾脆就将它收了起来。

「拿给我。」

章绮伊试图坐起身，胤祉见了，连忙扶起她，「你该躺著！」

她没有回答他，只是接过吴氏拿过来的弯刀。

她看了胤祉一眼，这个眼神他很熟悉，她在生气，而且是——盛怒中。

他连忙一闪，刀子险险的滑过他的脸。

「伊伊——」

吓住的不只是胤祉，还有吴氏。

章绮伊回家之後总是郁郁寡欢，行尸走肉似的老发呆，这下她可看到原本那个火爆的女儿回来了，可是——

她上前护住胤祉，瞪视著章绮伊问：「你在做什么？」

「额娘，你让开！」章绮伊怒不可遏的挥著手中的弯刀，「难道你没听到他刚才说的浑话吗？」

吴氏一脸困惑，她可记不得他说了什么浑话。

「额娘啊！」章绮伊将被子一掀，下了床，刀子又要往胤社身上招呼去。

「你挺个肚子，小心点！」吴氏真会被女儿给吓短好几年命，怕伤了她却又不得不阻止她。「当心孩子。」

「人家阿玛都不认他了，咱们还管什么啊！」章绮伊将吴氏推开，弯刀直直的刺向胤祉。

胤祉听到她的话，怔了怔，没再闪避。

「你在做什么？」章绮伊见他没有动作，心一惊，手腕一转，刀子越过他的肩头，划破他的衣物，「我差点杀了你，你不会闪吗？」

气他归气他，但她可没真想送他去见阎王。

胤祉回过神，拉住了她的手，伸手取下她手中的危险物品。

当他等在这里，看到她与她的表哥亲昵的走回来，而她还挺了个肚子，他还以为他还是来迟了，她已经成亲，但现在看来似乎不是这么一回事。

「放开我！」她的余怒未消，火大的挣扎著。

「孩子是我的？」他抓著她，急急的问。

「不是！」

「说实话！」他的手用力了些许，口气中有命令加威胁。

她用力的打开他的手，委屈的哽咽了，「是你的又如何？反正你已经不要我们了。」

对她的不可理喻，胤祉真是哑口无言。

「是你坚持要走的。」他觉得荒谬的开了口。

「你几时变得那么听话？」她耍赖，「我有身孕了，你还把我送走。」

胤祉闻言脸色一变。

「你说什么？」他突然攫住她的手，冷著脸，明显的不悦，「我送你走之际，你已经知道自己有孕了？」

看到他突然转变的脸色，再笨也知道他被激怒了，纵使心虚，她还是要自己迎视他的目光。

「对！」她回答得一点都不见愧色。

这一个字让他想要掐死她。

他伸手扣住她的下巴，「章绮伊，你真是该死。」

「我该死，那你就让我死啊！反正你们皇室的人，要个人的命还不简单吗？」

「你——」被她这么一个抢白，他反而不知该说些什么了。

「伊伊啊！」吴氏被吓白了脸，「别胡说八道。」

「无妨！」胤祉无奈的叹了口气，对著她，他还能怎么办呢？最後，他放软了语调，「千错万错皆是我的错，这总行了吧？」

嘟著嘴，对他方才的误解，她还是无法全然释怀。

胤祉见她的脸色稍霁，抱住她低下头吻她，速度之快让她连挣扎的时间都没有。

她被吻得差点窒息，当他稍微放开她，她的脸一红，双手推了推他厚实的胸膛，「你真放肆，我额娘在这里！」

胤祉只是瞄了吴氏一眼。

吴氏先是被方才火热的一幕给吓呆，胤祉锐利的眼神更是使她双脚发软，但她很识趣，开始向房门的方向移。

反正女儿的肚子都给这男人给弄大了，她再站出来捍卫女儿的贞操好像太迟了点。

「额娘……」

「我去看看你的药。」吴氏忙不迭的说，身影消失在两人的面前。

「你吓到了我额娘！」章绮伊的口气有些埋怨。

胤祉一脸的无辜，「我可什么都没做！」

「你只要使个眼神就够了。」

胤祉对她的娇嗔没有回应，只是欣喜的搂抱著她，「你有了孩子，我们要尽快回京。」

京里有较多的御医可以照护她，这令他比较安心。

看他急切的样子，她不由得摇头失笑，「你似乎忘了一件事。」

「什么？」

「入赘啊！」

简短的几个字使他皱起眉头，皇阿玛的话言犹在耳，纵使她有了他的骨肉，他还是不可能入赘。

「我九弟替我想了个办法。」

「什么？」章绮伊好奇的问。

「等你阿玛从归化回来再说。」

「胤祉——」

「乖！」他搂著打算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她，让她靠在他温暖的胸膛上，「到时你就知道了，最後我们一定会在一起的。」

她还是好奇，但她听话的没有多问，只是依偎在他的怀里，轻轻点头，她相信他，若他说可以，就一定可以。

尾声

- 章霄汉看著眼前的年轻人，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反应。

这个男人轻薄了他的掌上明珠，他该找他算帐，但他的身份却是个阿哥、亲王，怎么也碰不得，所以两人就这么对看著——

「章总镳头!」胤祉大剌剌的坐了下来。

「不敢!」章霄汉看著他嚣张的样子，恨得牙痒痒的，但碍於胤祉的身份，还是虚应了声，「王爷。」

「我知道你对我的不满。」胤祉犀利的眸光直视著章霄汉，「但我已决定迎娶伊伊入诚亲王府，你——会同意吧?」

能不同意吗?冷著脸，章霄汉没有回答。

「你怎么用这种口气跟我阿玛说话?」原本打算小睡半刻的章绮伊看到葛理哈守著她的房门，知道事有蹊跷，所以不顾葛理哈的阻挠坚持出来一看，果然如她所料。

看章绮伊出现，胤祉的眼底闪过一丝懊恼。天不怕地不怕的诚亲王爷，就独独怕一人，而这人却现在出现。

「三爷，我——」

「我知道。」胤祉打断了葛理哈的自责，伊伊要做的事，葛理哈怎么有可能挡得住。「你退下吧!」

「喳!」葛理哈依言退了出去。

「阿玛，你别理他!」章绮伊挺了个肚子坐了下来。

她的肚子大得好像随时都有可能要生似的，可实际上，她不过怀孕五个多月罢了。

「伊伊——」

「这就是你想的好办法吗?」章绮伊瞪著胤祉，「逼我阿玛将我嫁给你，你还真是小人啊!」

「对我说话别这么不客气!」胤祉警告她。

「我这么说还客气了呢!」她脸上带著明显的不悦，「你明知道我阿玛要我帮章家传宗接代，你现在是怎么著?以为我怀了你的骨肉就一定得要嫁给你吗?别忘了，我表哥可巴望著娶我。」

「放肆!」胤祉的手用力一击桌面，发出砰然巨响，他什么都可以无所谓，就她说要嫁给别人这事不行。

章绮伊吓了一跳，章霄汉的脸色也好看不到哪里去。

「我皇阿玛不同意我入赘，」他火大的道，「但我执意娶你，所以我决定——你的双亲随你移居京城，而你生的孩子可以择一过继章家，你章家便有人可以传宗接代，我又不用入赘，这总行了吧?」

章绮伊一楞，这倒是一个好办法，可是——她看了她阿玛一眼。

「若伊伊现在肚子里的孩子是男丁，就过继到我章家!」章绮伊的出现壮了章霄汉的胆，於是先发制人，所谓先抢先赢，他一点都不客气了。

胤祉的脸色一变，也有所坚持，「不行!不管伊伊这胎是男是女，都得姓爱新觉罗!」

「这样的话，我就不准伊伊嫁给你!」

「你敢!」

「我为什么不敢?我可是伊伊的阿玛!」

「我是诚亲王爷!」

「那又如何?伊伊，你说说话。」

「我没意见。」章绮伊对天一翻白眼，抚著自己的小腹，看来这个孩子还真是抢手，还未出世就让人抢翻了天。

不过，胤祉还真是提了个两全其美的方法。

她打了个哈欠，想睡了……至於内堂的两个男人，就让他们吵吧!她要带著肚子里的「抢手货」去休息。

反正她在乎的是可以对章家列祖列宗交代，又可以跟自己所爱的男人相伴终身，至於其他的就由他们决定吧。

后记

育儿日记子纹

家里有两个「番王」是什么感觉？就是你很有可能会被气到吐血。

一个三岁加上一个刚满周岁，三岁那个是有一大堆的问题，总是问为什么？那是什么？单单想答案回答他，就够你呛的了。至於周岁那个现在在学讲话，在学著认识环境，跌倒、碰坏、摔坏小东西是小Case，每每一闯祸，就是哭著叫——妈咪！然後我就得火速赶到帮忙善後。

就在赶稿进行得如火如荼中，要存稿时，才发现软碟机不知何故坏了，对我这个电脑白痴而言，当然找不出原因。然而就在当天晚上，我看到了一幕，而我想，我知道我的软碟机为什么坏了！就见我那两个番王儿子合作无间，一人从我书桌的抽屉里拿出铜板，一人爬到桌子上，把钱往软碟机里头送，我真是难以相信，而他们的下场当然不会太好……

买了个新的换上，而在旧的软碟机中，我们果然发现了他们塞进去的零钱，而现在坏掉的软碟机就成了他们的玩具，不过现在是废物，因为变成他们的之後，他们根本不碰了。

就在我还未遗忘他们毁了我的软碟机前，他们又喂我的电脑滑鼠喝可乐，滑鼠当然就此寿终正寝，我能怎么办？！最後他们当然又多了个新玩具，我也只好再买个新的。

如果我以为教训过他们之後，他们会明白我的书桌四周是禁地的话，那我真是大错特错，因为隔天我不过上个洗手间，回到房里时，

就见我那两个「番王」又在我的书桌前翻来翻去。

霎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有事发生。果然，走近便看到他们两兄弟再次发挥无上的兄弟爱，小布丁将徐姊补寄的合院成一片片，而那个总是吃个不停的小果冻，这次更是不挑，将他哥哥撕下来的纸给吃了下去。

看到这个情形，我只有发出一声尖叫，不过这次我没有打他们，因为我连打他们的力气都没了，我只是将大的给训一顿，将小的嘴巴里的纸给掏出来，再来就是打了通电话请徐姊再补寄一份。

当徐姊寄来时，我不敢有迟疑，纵使懒得要死，我还是过了个马路将信给投进信箱里回寄，我当然不想再叫徐姊寄第三次，就算徐姊无所谓，我也会羞愧死。

我不知道是所有家的小孩都如此，还是疽家的小孩这么皮得无法无天，走到哪里，他们都有能耐成为众人的焦点，真不知道谁能救救我？！或许当他们大一点，他们就能懂事了（本人迫切希望中）！

小布丁有个英文名叫Anderson，小果冻则叫Laurance，小布丁说英文会让大人都傻眼，这当中也包括我，不过我傻眼的原因不是我听不懂，而是他存心耍我。

一日，他问我兔子是什么？我想了半天，兔子就是兔子，哪有什么！於是我就这么回答了他。他很不高兴的看了我一眼回答，不是！兔子是Rabbit！我楞了好一会儿，然後只有点点头，承认他没错，错的是我！

所以当他再问我，妈咪，狗狗是什么的时候，我自信满满的告诉他——Dog，他又老大不高兴的说，不是，狗狗是波波（有个儿童节目里的狗叫波波），我的妈啊！怎么回答我都是错！

Anderson看著我的目光好像我是个白痴，有没有搞错，我是他妈耶！他怎么可以用这种眼神看我，更严重的是他现在动不动就这么看我！就算我不会回答他的问题又怎么样，我总是他妈吧！

Laurance是个「黏宝宝」——黏妈妈的宝宝，只要我不在他的视线中，不出一分钟他便发出震耳欲聋的哭声，所以不管我去哪里，就算只是上个洗手间，我也得带著他。或许他唯一不会找我的是看「ㄅㄆㄅㄆ」的时间，什么是「ㄅㄆㄅㄆ」——「ㄅㄆㄅㄆ」就是布袋戏。

我不常看电视，而电视一打开，不是YOYOTV，就是霹雳布袋戏，所以什么素还贞、叶小钗、一页书我都略知一二，而原因就是我这对爱看布袋戏的儿子。

Anderson会问我剧情，为了证明妈妈我不是呆子，所以要看电视做功课以免被问倒，Laurance不太会说话，当然不会跟他哥哥一样那么聒噪，但若你以为他很好打发，那又是大错大错，因为他每每看到精采处，秉著好东西要和好妈咪分享的原则，他会来拉著我的手，发出「咻咻咻」的声音，指著电视要我看。

而这个时候，我就得陪他演出坏人来了，被他咻咻咻打到，然後坏人死翘翘的戏码（不要怀疑，那个坏人当然是他妈咪——我扮演）。

想想自己还真是能当二十四孝老妈，因为他们，我得要装疯卖傻，只要他们开心，就随他们了，所以千万不要说我是个不爱Baby的妈咪，不然我会生气的喔！好了，这次的育儿日记告一段落，若下次两个Baby再做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举动，我再向各位报告吧